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金山記略

山在郡城西北七里大江中長山西北起爲五

州山至下鼻浦遂入江突而爲此山始名浮玉

道經云自玉京諸峯若浮而至者周必大謂風濤四起勢欲飛動故名又名獲符

山晉破符堅置又名伏牛山唐志貢伏牛又名

金山唐貞元間有裴頭陀掛錫于此建宋大中

祥符間改名龍游山宋真宗嘗夢山之頂曰金

鰲峯曰妙高峯東麓水中孤石如蹲曰鶴峯東

麓之北曰妙空巖宣德中詩僧敏折而東北曰

日照巖亦曰朝陽洞

正德中僧蓮華得洞內古
蠶香爐又石壁舊刻有日

照巖三字因構樓于上
旭日初升正迎照之

其下水中有善才石

孤

飲剛定如傍有盤陀石

即郭璞墓

日照西北曰

祖師巖亦曰頭陀巖又名裴公洞又名蟒蛇洞

即頭陀開山得金處昔有蟒蛇盤據
其中頭陀驅去之常有僧入定於此

其南面西

曰石排山

三山奇峭險核立湍流中巨浸不沒
米元章賦云浮玉掩露石簾落潮蓋

排亦謂之簾也蘇軾書碧

亦曰雲根島

其上人多

刻水噴苔侵

稍南即郭璞墓

相傳墓在水中有田埋

悉不可辨
青鼎墓前無地

墓下有中冷泉

水經品第一又

拜兒孫之句

謂之北澗

類集云江水至金山分爲三澗南零前南澗也中澗卽中澗也

最廣

波流險處其後寺僧于大雄殿之西穴一井以

給游客云

大徹堂前亦有一井與金中澗泠洞天去數武亦曰中澗水味迥殊

記云萬川東注一島中立丹輝碧映攬數州之

奇于俛仰間而下盤魚龍之宮神靈之府實堪

輿圖六奇絕處也宋曾子固云金山之勝非獨

據江瞰海並楚之衝而演吳之要也其浮江之

盤頰崖之屋椽摩棟竭環山四出有以夸天下

者氣虞集觀岳南徐莊跋浪伏江之類受衆川

之委東趨而將至于海也其浸汪洋以無涯其
流舒肆而莫止拳然屹立江中以迎其衝者金山也
參勝覽圖經及洞天記

潤州大江本與揚子橋爲對岸瓜洲乃江中一
渚耳潮水昔通揚州城中唐李紳詩云鷓鴣山
頂片雲晴揚州城裏見潮生大曆後潮始不通
今瓜洲與揚子橋相連自揚子距江三十里瓜
洲以閘爲限雖揚子橋亦不至矣
蔡寬夫詩話

山有佛寺建於晉太寧中名澤心至唐有裴頭

陀斷臂立誓重開山謂之觀宋真宗賜名龍濟
禪寺政和中復爲神霄宮後仍名龍游寺元至
治中僧應深卽寺之右建大閣焉上嚴萬佛之
像下肖五百羅漢之容文帝潛邸之日登是閣
壯深締構雄偉出帑金成佛像以贊之至順中
深奉佛像以進上曰閣中萬佛已莊嚴乎對曰
像具未完卽出內府寶鈔五萬緡賜之名其閣
曰萬壽永樂中僧道淵重創庀閣更名金山寺
妙空巖在山之陳麓禱研洞豁縱廣敷茶許其

上崖巒疊出下則藁石隱起荒茅篁竹藜翳其
前僧敏機作竹院于其傍 國朝侍郎周忱復
管治之

寺舊有輪藏并巨鐘而井亦在山對必渡橋汲
之宋寺僧別峯入定夢遊龍宮龍王謂曰寺每
雅輪藏鳴鐘吾宮爲之震動汲水者亦有穢污
請皆去之僧許諾覺而語其徒遂移輪藏置鶴
林寺鑿井於寺左大鐘亦不鳴建三禁堂焉
深武帝臺一僧告之曰六道四生受諸苦惱何

不修水陸齋以拔濟之帝叩諸沙門寶誌回尋
經必有因緣帝乃披閱佛書創造儀文親臨金
山修設宋慶曆中僧瑞新擇山陽之地建水陸
堂元至大延祐間三建水陸會感神光金燈之
異僧應琛復新其堂焉

唐咸亨中長安法海寺英禪師夕坐方丈忽異
人來謁曰大覺寺吳僧義濟藏金山水陸儀文
盍願往求之于山北寺修設言訖而隱英遂訪
之義濟而果獲焉

願禪師葦江集

寺有兩薦慈塔宋元符中丞相曾布

字子用西

府俸所建以薦其先者政和中寺有霄官道士
乃去塔上相輪而屋之謂之鬱輪霄臺僧寶印

復爲塔

順濟龍王廟卽下元水府

五代楊氏所封
雖大水不能沒朱祥

符初賜額曰顯濟東南有龍王池又謂之龍洞

深廣不踰丈水與江通常隨
潮上下冬夏不竭鱗介生焉

元豐中寺僧了元

以禱者病涉又附禪林割牲以饗非便遷於江

南岸之西津建炎中燬浙西安撫劉光世重建

嘉泰初封英靈普惠護聖泰江王嘉定中郡守
史彌堅里建記云夏六月不雨至孟秋之望告
禱于祠膚寸之雲起自祠傍坎日淡曠亭于焦
山外濃雲滌墨冷風掠人面如冰雪兩龍見於
其間水波逆立有聲上與龍接疾電震雷甘霖
隨至歲以大熟

史彌堅記畧

國朝洪武初封順濟王正統中郡守吳崖改建
于大雄殿之左天順中郡守姚堂復新之廟在
附瓜洲江神祠正德中

毅皇帝駐驛臨池願問

朱史載韓世忠伏兵金山龍王廟及岸下獲

兀木事在是矣庚戌距元豐遷廟已五十年豈廟雖遷而故宇之在山中者未毀聯竊慮當時基宇深遠非今日比時東坡詩崇山平有開田地而徐知誥之會僚屬劉裕之破孫思孔明之會公瑾皆在崇山之上今淪入江澚止餘一峯耳

朱元祐間僧了元靜夜東望忽見焦山西北五色霞光上燭星漢亘夕方滅因卽于方丈構妙高臺潛對其地今址在山畔而爲層巒掩蔽焦山不可望而見矣

詩序

楞伽室在妙高臺下蘇子瞻記云朱張安道者

翰林學士出守滁州一日入瑯琊山藏院呼機
梯梁得匣發之乃楞伽經也恍然覺前身乃知
藏僧寫楞伽未終而化卽續書殘軸筆跡宛然
如昔元豐末軾過南都安道出此經授軾且以
錢三十萬使鏤板印施江淮間軾曰此經在他
人猶爲希世之寶况予公平請家藏爲子孫無
窮之福金山主僧了元謂軾曰印施有盡若書
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爲書之元使侍者曉機走
錢塘求善工刻之板以爲金山常住乾道中主

僧寶印卽軾寫經處扁曰楞伽室云

蘇子瞻集

禪師佛印

法名了元
饒州人

住金山寺以蘇子瞻性喜

燒猪每製以待其來一日爲人竊去子瞻戲作

詩云達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採得

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 子瞻過潤留

寺數日一日值佛印挂牌與弟子入室子瞻至

方丈見之印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

暫借和尚四大作禪床印曰山僧有一轉語內

翰言不卽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願留所繫

玉帶以鎮山門公許之卽解玉帶寘丸止印曰
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欵於何處坐公
思議未卽答印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
門公笑而與之印取衲裙相報因賦二絕子瞻
次韻答之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
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裴休嘗
披弄衲
于歌姬院
持鉢乞食又云此帶閱人如傳舍傳流到我亦
悠哉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唐萬
回法
雲公號州人姓張氏八九歲時其兄戍安西朝
夕往返萬餘里改號萬回唐武后賜以錦袍玉

歌者袁絢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和間供奉九重嘗言東坡公昔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瀕湧月色如晝遂共登山頂之妙高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爲起舞

東坡集

元豐末子瞻得請歸耕陽羨舟次瓜步以書抵金山了元師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王等接入元得書徑來東坡迎笑問之以偈爲獻白趙州

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
相大千都會一禪床東坡稱善與佛印東云

離揚州日忙迫不復知公在郡也但畧見焦山
耳行承示論知世外人尚切切如此吾輩何足
道耶妙高詩聊應命耳僕不知大顛何如人若
果出世間豈一退之能輕重哉今日過邵伯埭
自此入塵土狹狹之鄉矣回望山水間揮塵妙

談豈可復得

淳熙中僧蘊衷
刻于妙高臺

元豐中子瞻在金山寺夜觀江光初起熒熒若

漁火鬼烽旋眇而大照耀江山閃映林木棲鳥
皆驚賦云是時江月初生鬼二更月落天深黑
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驚悵望歸卧
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

蘇軾守杭郭功甫過之誦其金山行至再三不
輟既而問軾曰正此作幾分軾曰十分功甫驚
喜以爲遜已也軾徐曰三分是詩七分來讀豈
非十分耶

李龍眠畫子瞻照容弟子由贊之

借了元像
亦龍眠筆

金山寺後東坡過金山自題偈曰心似石灰定
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
州

佛印遊京師天子以高麗所貢磨衲賜之客有
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曾有也嘗試與子攝其
齊衽循其鈎絡舉而振之則凍盡嶠夷西及昧
谷南放交趾北屬幽都紛然在吾箴孔幾蹊之
中矣佛印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觀
之一一箴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所南毛竅

所衣之衣箴孔綫屨悉爲世界如是展轉經
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如
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箴孔曾何碍
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衲非大非
小非短非長非輕非重非厚非薄非色非空共
切世間朽膠墮指此衲不寒鏤石流金此衲不
熱五濁流浪此衲不垢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
何以有思惟心生下劣想蘇軾聞而贊之曰
而寶之覩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覩

納惟師與神非一非兩取捨視之蟻蝨龍象
蘇子瞻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
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
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
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
參寥子曰然供者可也受者亦可也刻其言者
亦可也夫可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云然
此而揖人人莫不喜然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
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忘者也子誠知此

戲之皆以則喜雖存而根以刻與本刻無不可
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出以供之

東坡集

金山灘瀨下多龜鼉窟宅每沂洞順流噏喙沉
浮或近或遠出沒浪花間頗類馴擾可玩故子
瞻詩有扣關見龜鼉揚首意自得之句

名勝錄

子瞻金山鹹鼓詩有誰能斗酒博西涼但愛齋
厨法鼓香之句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亦江中鑄鏡以進故國朝
翰林撰端序靴子詞後用其事玉馬玉云紫閣

瞳矐隱曉霞瑤堦九御薦萑華何時又進江盤
鑑試與君王却衆邪李邦直云艾葉成人後盤
花結子初江心新得鏡龍瑞護仙居趙彥若云
楊子江中方鑄鏡未央官裏更飛符菱花欲共
朱靈合驅盡神姦又得無又楊子江中百鍊金
寶奩疑是月華沉爭如聖后無私鑑明照人間
萬善心又江心百鍊青銅鏡架止雙翹翠縷垂
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鑑自勝五兵符傅墨卿安
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花向帳前施詩陳元云

江中今日成龍鑑花外多年廢鷲陂合照乾坤
共作鏡放生河海盡爲池蘇子由云楊子江中
寫鏡龍波如細縠不搖風宮中驚捧秋天月表
照人間助至公唯東坡不然曰講餘交翟轉廻
廊始覺深宮夏日長楊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
逸鑑典亾其輝光氣焰可畏而仰也

東坡別集

白樂天爲杭州刺史徐凝自富春來張祐亦傍
舟而至各希首薦白曰二君論文若廉蔣之鬪
勝負在於一戰祐曰其題金山寺曰樹影東流

見鐘聲兩岸聞雖碁母潛塔影掛青漢鐘聲和
白雲之句亦未爲佳也 尤文簡詩話

自張祐吟詩後詩人閣筆孫魴復吟一詩時號
絕唱然魴詩不及祐如驚濤濺佛身之句寺何
其低而小哉末句仍自驚銜卽天多剩得月一
聯亦未爲至以其亦可用之落星也 梅聖俞
山形無地接一聯絕妙尾句有味孫又有句云
結宇孤峯上安禪巨浪間可以相埒然移之南
康之落星永嘉之湖心亦無不可 律發

金山居大江中迥然孤秀詩意難盡故張孫詩
爲第一羅隱亦云老僧齋罷關門睡不管波濤

四面生

日記

王平甫金山會宿之作只第四句佳被乃兄介
甫壓倒平甫自和有云檻外風吹前渡語江邊
影落萬山燈半空月上方清徹萬里潮來自沸
騰又較親切

方壺

陳元巳謂楊公濟金山詩爲住宅牙人語解量
四至信然但介甫前四句亦類此其實自是佳

句胡茗溪云平甫有北固山連三楚盡中冷米
入九江深平甫譏楊蟠而反自作此語何耶細
味之公濟尤勝

復齋漫錄

郭功甫金山行造語豪壯鳥飛不盡暮天碧一
聯大爲王介甫稱賞荆公北固西與句尤爲中
的

三山詩話

王陽明年十一歲時其祖竹軒携往京師過金
山寺翁與客酒酣擬賦詩未就陽明從旁賦曰
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

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
月山房詩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乎
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濶

王文成
年譜

李秀卿刺湖州至維揚遇陸鴻漸謂曰陸君善
茶天下所聞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二妙千載一
遇何可輕失乃命軍士之信謹者挈瓶操舟詣
南零汲之陸潔器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水曰
江則江矣非南零似臨岸者旣傾至半又揚之
曰此南零矣使駭服曰自南零齋至岸舟盪

懼其歎挹岸水增之處士神鑒也李亦驚異

新水錄

李贄皇居廊廟日有奉使京口者托取中泠水
其人醉而忘之泛舟至石頭城方憶乃汲于江
中歸京獻之李飲之歎訝非常曰京口水味有
異于頃歲矣此頗似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

隱 廣記

李約在潤州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畜猿
洛山公每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彈琴猿必

和傾壺達夕醉而後已

呂祖謙曰久客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巍然使人神聳

東坡別集

陳亞少卿維揚人善詩什滑稽尤甚嘗遇蔡君謨于金山僧舍酒酣君謨題詩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卽索筆對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志林

歐陽文忠公宿采石渡夜聞相呼之聲舟尾忽應曰叅政宿此不可去公疑之至五鼓岸上馳驟有聲舟尾又呼曰如何行者答云道場不

無所得而歸公愈異其事後遊金山以告寺僧
僧曰昔者施庄於寺設齋方第二筵其妻乳陸
少頃腥風滅燭衆駭其異公詢其日正宿采石
之夜也

夜話錄

宋柳開知潤州胡旦爲淮漕俱以文著旦作漢
春秋邀開於金山寺觀之頗以著作自矜開仗
劍叱之曰生民以來未有若夫子卽丘明公穀
止傳述而已爾何敢竊聖經之名今贈以劍
戒狂悖語訖勇逐旦旦闕步攝衣急投劍於

幾及舟人擁入猶砍其舟以快忿焉

王壹清語

晉元嘉中京口有黑氣暴起明年虜寇飲馬于

江

唐開元中潤州大風起自東北擁海濤及金山
沒瓜步貞元中魚鼈蔽江而下皆無首有黑氣
如隄由海門山橫亘江中與北固相峙又有白
氣如虹自金山出與黑氣交將旦而復光啓中
江水赤凡數日

唐志

唐光啓中金山寺西石磯上有異獸狀如牛無

角色黃而毛長可數十丈引首望城中久之復
回顧廣陵寺僧觀者漸多乃躍入水波濤洶湧
如衆車馬聲移刻乃止

稽神錄

宋天聖間近輔得龍卵于大河其形色如雞卵
大若五斗囊獻之詔遣送寺是歲大水漂金山
廬舍數十間後人于鐵狗廟下亦得一龍卵寄
于寺龍壅水上門取卵不得

筆談

宋治平初星隕宜興許氏園光焰播空藩籬焚
盡熒然沉地其竅極深熱不可近後發地得一

圓石大如拳一頭微銳色如鐵重亦如之乃遺

寺藏之

筆談

寺有行者素佻健嘗晝寢同袍者戲畫一龍于其臂頭尾鱗鬣狀頗逼真行覺而見之戲曰吾寢而臂出龍豈非天授乎當黥之以成其異乃以針刺而加墨焉積數月墨色漸紫又數月其紋稍稍隱起約高一黍米每風雨之久此龍蜿蜒如動一臂爲之搖不安行病之他日澡于江江水爲之開豁數丈此臂騰掉上下如非已有

者行益以爲神時時潛沒水中見龜鼉魚鼈歷歷在目一旦自念曰金山盤踞江心其下宜有根著盍探之乃下投窳至江底見山根大僅數抱若一柱擎其山焉因運臂撼之山爲搖虺不止室宇皆動僧怖以爲地震焚香祝三寶食頃而定行登山知而竊笑之旬日乃爲同袍說其實因具言臂龍之神同袍驚以白長老長老曰此妖人也潛詣鎮江告官請殺之官謂誣罔不爲理僧懼其爲已累也醉行而縊之行旣已訖

無靈焉

烟霞小說

金山紀蹟二

金山一名互父山亦名頭陀巖按頭陀巖記謂因李錡奏而易名然建中間揚州陳少遊以甲士臨江韓滉總兵臨金山與少遊會則建中時已名金山非自錡始梁天監四年卽金山修水陸會則金山之名非始于建中矣

金山始建

唐書謂元帝時
虞集謂明帝時

祥符圖經謂始于

唐蓋因頭陀開山而誤也宋祥符五年改山名曰龍游天禧五年復名山白金而以龍遊名寺

政和四年改爲神霄玉清萬壽宮時詔天下悉
立此宮而鎮江府以龍游寺改建徽宗御書爲
天下神霄第八郡守毛友汪藻皆有記又藻記
稱先唐時嘗以爲龍遊觀蓋一時逢迎之論非
實也南渡燬于火淳熙中僧蘊衷重修

學士洪邁記

石排山盛夏有大蛇莫知其數盤結于木陰間
相傳上有郭璞墓按韻書排與簿通此山皆巉
石隱出水面若木簿然故名宋元祐間總管段
廷珪言揚子江古號天塹舟到金山急流處謂

之據簿泰定間臺臣檄云金山盤渦旋激號爲
大簿險之甚者似又不專指是山矣

原志

唐若山刺潤州好方術用府庫錢市藥遂有所
遇同游金山寺自中流隱去有遺疏留郡中玄

宗省而異之

太平
廣記

東坡游盤陀石云中冷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
隨濤波

子瞻與寶覺上人柬云去歲赴官迫于程限不
能住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杳然有不可及之

歎旣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語一餽之樂
慚荷之懷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奉書專
人至辱教累幅慰喻反覆讀之爽然如對妙論
仍審比來法體佳勝其比粗遣但未有會見之
期臨紙惘然惟萬萬自重至遊堂記卽當下筆
遞中寄去近有後杞菊賦一首聊以當一笑人
還草草

子瞻與佛印東云辱書伏承道體安佳甚慰馳
仰遊山固所願也方迫往筠州未卽造見還日

如約匆匆布謝不悉

文忠
公集

金山了元嘗以衲裙贈坡而坡酬以玉帶僧寶
傳出洪覺範之手洪與坡同時所載不過如此
而世傳因借師四大爲坐下轉語不得而輸帶
者妄也

郡志

東坡佛印二像元時猶在王都中爲之裝今已
不存矣

梁天監中祐律師主金山寺嘗奉詔宣水陸儀
文

宋咸平中僧幼聰獻金山圖于真宗因詔遣內侍藍繼宗賜大藏經一部

元虞集萬佛閣記云一念慮之善一佛之全體也一號令之善一佛之大用也譬如瞻日于天人各見日如日視已不知所見共一日也觀月于水人各見月如月視已不知所見同一月也散之諸有名之爲萬歸之如無其實一佛也一佛萬佛也

曾子固記水陸堂云慶曆八年潤之金山寺火

明年寺之僧瑞新來治寺事某月擇山之陽亢
爽之地勸州之人某氏爲水陸堂積錢之數百
三十萬積日之數若干而成

別峰禪師洪武初奉

勅住山嘗赴京賀

萬壽聖節寓雞鳴寺

高廟親臨幸賜詩曰命駕雞鳴訪老禪知師昔
日往承天幼年參學心猶切晚歲修持操愈堅
進發性天香馥郁月澄秋水玉團圓一毫照徹

三千界何必藏身北斗邊

正德丙寅寺僧夢一衲告曰山有洞久塞吾正處其中僧寤覓至一處榛莽蒼翳頗似有迹因鑿之果得一洞石壁有刻字曰日照巖其下有鉢而遺骸在焉乃水壅之構小樓其上東眺焦山海門無際萬頃一碧金山極險處也

吞海亭在巔東瞰海門天水蒼茫陸遊入蜀記云每北使來聘例延至此亭烹茶焦山舊有吸江亭最爲佳處故此名吞海以勝之可笑也

萬曆癸巳 勅賜大藏經一部僧空滿建閣奉
之翰林簡討王肯堂記云空滿從北方來結廬
危巘下髮不薙足不履始甃石爲經閣十年間
鬱成精舍寺舊藏經殘缺滿乃與徒如然至京
師時天下乞藏者蝟集所司厭之不以聞然猶
內降香藥紫方袍賜滿以歸而如然獨留誓不
得藏不已淪落長安中者五年刑部郎中吳馮
謙嘗守鎮江屬肯堂爲題疏令資檀信具楮幣
摹印不必仰煩

官掖可得二百金于全藏廢尚缺四之三會內侍周珣因內奏事牌子趙媛以聞

聖母大嗟賞取二百金付內侍張本益以金繒不月而就時緣海有警他藏悉尼不發而獨此附便差舟歸

彭祿留雲亭記云景泰甲戌郡守白公命住持弘靈寧媛作亭于頂或曰晦冥之朝風雨之夕雲氣往往停留其上故名

彭兵憲國光吞海亭記曰金山據海上游而茲

亭據山絕頂當夫日月踴出如金丸躍冶閃爍
激射沉影浮光變態無極若乃陰霾霧雨天水
蒼茫上下玄同如鴻濛一氣混沌未分時或長
風驟來驚濤黏天怒波拍空山根搖而欲浮地
勢振而若飛恍如神鼇揚鬣島嶼騰躍憑欄俯
視目眩心顛海之大觀于斯爲極舊有亭曰吞
海嗣山曹公始復之

鄭觀察懷魁游金山記云下元秘府旣上應乎
天垣中冷名泉乃潛通乎地道然而梁朝勝會

虛傳水陸之場晉代靈丘已成陵谷之變惟見
殘碑斷碣清江白雲而已

萃雲金山重濟龍池記云龍池一名龍洞水通
大江與潮上下或云日照巖西北其處也正統
丙寅周文襄公徙順濟龍王殿于天王殿龍江
流盤渦人稱龍門鑿池其後命曰龍池旣而水
涸有年嘉靖壬寅邑侯李隆仲屬僧圓濟澹之
元薩天錫寄卽休師詩老禪任處水雲重按天
錫詩集休乃鶴林僧也豈嘗移錫蒞金山歟又

甘露常欽爲金山卽休了師掌記室

金山瑞新禪師僧問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父母未生未審此身在甚麼處師曰曠大劫來無處所若論生滅盡成非曰恁麼則周徧十方心不在一切處師曰泥裏撼椿上堂世間所貴者和氏之璧隋侯之珠金山喚作驢屎馬糞出世間所貴者眞如解脫菩提涅槃金山喚作屎涕碗鳴且道甚麼說話落在甚麼處故不是取舍心重信邪倒見諸人要知麼猛虎不顧几上肉洪

鑑豈鑄囊中錐

金山懷賢圖通禪師僧問師揚宗旨得法何人
師拈起拂子僧曰鐵甕城頭曾印證碧溪崖畔
祖燈輝師拂一拂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

寶印俗傳前有佛印別峯印及寶印號金山三
印

洪武中僧來復見心以詩名

僧觀南清能詩嘗哀刻金山古今詩文纂修佛

書

金山善寧法印禪師僧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恁麼生道師曰手握白玉鞭驪珠盡擊碎曰退身有分師曰知過必改此堂顧視大衆曰古人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臭香在舌談論在身覺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祇見鋒頭利不見鑿頭方若是金山卽不然有眼覷不見有耳聽不聞有鼻不知香有舌不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絕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德且道與前來是是同是別莫有

具眼的衲僧出來通箇消息若無復爲諸人重
重注破放開則私通車馬捏聚則毫末不存若
是飽戰作家一任是非貶剝

克勤佛果禪師嘗謁玉泉皓次依金鑿信大爲
詰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旧
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
不諾乃爲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
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
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

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開卽歸五祖痲
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卽叅堂便入侍者寮或
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
少年曾讀小豔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豔
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諾諾祖曰且
子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豔詩提
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
聲他旣認得聲爲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聾師忽有省遽出見雞

飛上欄杆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
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落
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
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若
助汝喜袒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叅得禪也
建炎初住金山適駕幸維揚入對賜號圓悟大
師時堂中僧一十八人皆大徹因名大徹堂
達觀禪師曰欲識佛性又當觀時節因緣僧問
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座問如何是奪取時

奪境師曰家裏已無回自信路邊空有望神機
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見底
青山直得輾爲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
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是
人境俱不奪師曰鶯囀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
草侵天嘉祐四年除夕遣侍者持書別刁景純
學士曰明旦當行景純開書大驚復書訣別須
讀景純書良久乃化

巍然塊石數株松北岩律舊志題云文宗而竊

于宋名勝錄又直作梁武帝余訂寫元文宗作
蓋天監中武帝雖幸金山而七言近體始盛于
唐齊梁之代未見也元文宗初出南海又出展
建康虞邵菴萬壽閣記今上潛邸之日親登是
閣則爲其作無疑

詩計

李伯時爲元寫照元曰必爲我作笑狀元符元
年正月四日聽客語有會心者軒渠一笑而化
其爲人服義疾惡臨事無疑滯嘗舉宣長老執
甘露宣後續元元白可官曰演法未有宗傳

乞改正宣竟以事遭逐楊次公曰牽牛蹊人之
田而奪之牛元不卹也

郇志

金山記蹟三

太平廣記李德裕使人取金山中泠水蘇軾蔡肇並有中泠之句雜記云石排山北謂之北瀝釣者餘三十丈則中泠之外似又有南零北瀝者潤州類集云江水至金山分爲三泠今寺中亦有三井其水味各別疑似三泠之說也

萃碎錄

徐文貞與鄭文峰戶部東云十日至鎮江十一日湯都督沂東邀予同方山登北固至第一峯眺覽嘯歌有超出六合之想忽大風吹予二人

幾墮巖下若造物陰有所忌者退飲佛殿觀入
皮鼓鼓蓋以沂東所戮海寇王良皮鞞之其聲
比他鼓稍不揚或謂人皮視牛革厚理或然也
酒半沂東召二人搏一人長可五尺餘其一
人龐然大也顧不勝會報虜且入寇予以言激沂
東沂東慨然曰嗟乎使僕得備戎行豈惜此血
囊不爲國家出死力哉予二人歎重久之晡時
鄒別駕水東同以明邀登金山遍觀其所謂海
嶽樓江天閣留雲亭及壁間諸石刻賦詩一章

有下窺三楚平揖兩都之句薄暮風雨大作留宿寺中十二日午後始渡江而北蓋旬日之間數百里之內觀遊之奇勝畧備惜公不同之也

見聞錄

隆慶己巳余被召北入滯疾淮上疏再上乞休未得報移舟泊瓜步牀下會天氣乍暄運艘大集河流淤濁每旦舟子棹江濤中汲中泠泉一日舟觸罌破索他器承餘瀝以候淪茗聞金山僧飲食盥漱皆取給於此此何異秦割十五城

易趙壁而荆山之火用以抵鵲

陸平泉清暑筆談

吳太宰公嶽守廬州時中丞南明王公廷守蘇州二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務會于鎮江吳折東徵王公爲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片許蔬一束於舟中屏騶從趨王公同舟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東相徵具止是邪曰吾兩人自足用多具何爲比至命庖人卽所載治具相與論心盡歡竟泫而還

賢爽卷

東坡大風留金山兩日云塔上暮鈴獨自語朋

日顛風當斷渡于湖詩云塔上一鈴語湖頭

日風用坡語也

谷下
偶談

郭祥正字功甫有逸才詩多新意丞相荆公過
金山寺於壁間得長篇讀之反覆諷味間知功
甫所爲由此見重最愛其兩句云鳥飛不盡暮
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又曾題人山居一聯云
謝家莊上無多景只有黃鸝三兩聲公乃命玉
繪爲圖自題其上云此是功甫題山居詩處卽
遣人以盃酒鍾并圖遺之

墨客
揮犀

宛丘公護其先府君櫬歸葬時一舟載靈櫬宛丘公守櫬舟中一舟載家累子期與其母夫人在焉舟過金山舟人以便風大繩維兩舟並行子期將過宛丘公船失脚墮江水公震慄重賞令救比卸帆停舟須良久而子期若有人捧出水面者終不沒今登政府豈偶然云

遂昌雜錄

韓蘄王在鎮江一日抵晚令帳前提轄王權至金山仍戒不得用船渡懇給浮環偕一卒至西津遂浮以渡登岸寺僧叵測疑爲鬼神詰得其

詳以手加額因指適所歷處皆龍窟穴曰官旣

不死他日必貴權後果建節

清波雜志

舒王宿金山寺賦詩一夕而成長句妙絕如曰
天多剩得月月落聞歸鼓又曰乃知像教力但
渡無所苦之類如生成山谷在星渚賦道士快
軒詩點筆立成其畧曰吟詩作賦北窓裏萬言
不及一杯水願得青天化爲一張紙想見其高
韻氣摩雲霄獨立萬象之表筆端三昧遊戲自

在也

冷齋夜話

歐陽文忠公慶曆末宿采石舟人再睡潮至月
黑公方就寢微聞呼聲曰去未舟尾有荅者曰
有叅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爲携至五鼓
岸上臘臘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幸見還有
且行且答者曰道場不清淨無所得公異之後
遊金山與長老瑞新語新曰某夜還水陸有施
主携室至忽乳一子俄覺腥風滅燭大衆恐使
人問其時公宿采石之夜其後蔡州求退之銳
者亦其前知然耶時公自叅知政事除蔡州黃

魯直熙寧初宿石塘寺寺有鬼靈異僧敬信之
一夕夢曰分寧黃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尚書乎
曰侍郎也魯直南遷已六十親故憂其禍大又
南方瘴霧非菜肚老人所宜魯直笑曰宜州者
所以宜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魯
直竟歿于宜州較采石之鬼何愚智相去三十
里豈魯直癡絕故欺之耶

冷齋
夜話

王韶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嘗游金山寺以因
果問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

峰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刀景純者比韶爲前輩亦學佛多在金山忽一日與韶邂逅於長老坐間韶復舉前話以問衆答如前刀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爲如何刀曰但打過賢心下否韶曰不知十八丈打得過否刀曰以其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之曰若打得過自不問也韶益不自安後數歲發背終日闔眼醫者告之曰看病亦當看眼色樞密試開眼看韶曰安敢開眼斬頭截脚人有許多在前月餘病劇遂卒

詔未惠發背前涇原知縣王直溫一夕已就寢矣中夜有人扣衙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燃燭坐廳明見一吏抱文案并見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勅令知縣斷此王詔公事直溫熟視罪人頗殷肥矮挫其吏宣判將王詔決脊杖配洪州斷訖直溫復歸寢忽驚覺問其妻曰我曾起否妻曰爾睡甚快不曾出直溫曰豈乃夢耶悟不復道明日以詔名字問人或曰今樞密使王詔亦殷肥矮挫外無有

著直溫異之未幾果聞王韶罷樞密謫官洪州
發背而卒異哉

事見子由語
錄樂善錄

本朝翰林蘇公紳嘗題潤州金山寺一聯云僧
依玉鑑光中任人踏金鼇背上行時公方舉大
科識者以人踏金鼇背上行乃榮入玉堂之兆
已而果然公位止於內相豈亦詩之識耶青菴
雜記
楊子江心水號中泠泉在金山寺傍郭璞墓下
最當波流險處汲取甚難士大夫慕名求以瀹
茗操舟者多淪溺寺僧苦之于水陸堂中穴幾

以給游者往袁連州太守張思順監江口鎮
嘗取二水較之味之其冽水之輕重萬萬不侔
乾道初中冷別湧一小峯今高數丈每歲加長
鶴棲其上峯下水益湍泉之不可汲更倍昔時
矣

游宦紀聞

吳人鄭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
軍稅務嘗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命
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歎殆不可堪
有勸其請老莊以自廣次在潤州金山一僧

坐與人譚笑間遂化去夷甫聞之喟然嘆息曰
既不得壽得如此心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投首
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
我知之矣遂釋放懷無復芥蒂後調封州判官
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游親戚叙訣及
次序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
面溪一亭潔飾夷甫至其間親督人灑掃及焚
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

夢溪筆談

東坡遊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去江神見怪

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盞
與江神指水爲盟耳句中不言盟誓者乃用子
犯事指水則誓在其中不必誛神血口然後謂
之盟也送程六表弟云浮江沂蜀有來言江水
在此吾不食卽此意

東坡別集

嘉靖七年二月初二日金山五顯靈官雷擊一
柱到底縫直如線

戒菴老人漫筆

邵文敬善書工碁詩亦有新意如江流如白龍
金焦雙角短之類又有半江帆影落尊前之句

人稱爲邵半江

邵半江一日題陳圖南小像云盤陀石上淨無塵岳色江聲共此身莫怪吳儂渾不醒百年俱是夢中人詩成求質于李西涯西涯給之曰尚有一二字欠穩待予更之西涯乃默記竊爲已有先題吳公畫上後邵公見之撫掌大笑

堯山堂外紀

王敦鎮南州欲謀大逆乃召郭璞爲佐時明帝年十五一夕集朝士問太史王敦果得天下邪

史臣曰王敦致天子非能得天下明帝遂單騎
微行直入姑熟城敦正與璞食璞久之不自敦
敦驚曰吾今同議定大計卿何不卽言璞曰向
見日月星辰之精靈五岳四海之神祇皆爲導
從翌衛下官震悸失守不卽得白將軍敦使聞
謂是小奚戲馬簡定非也遣三十騎追不及敦
曰吾昨夜夢見石頭城外江中扶犁而耕占之
璞曰大江扶犁耕亦自不成反反亦無所成敦
怒謂璞曰卿命盡幾何璞曰下官命盡今日敦

誅璞江水暴上市璞尸出城南坑見璞家載棺
罷及送終之具已在坑側兩松樹間上有鶻巢
璞逆報家書所言也謂伍伯曰吾年十三時於
柵塘脫袍與汝吾命應在汝手中可用吾刀伍
伯感昔念惠銜涕行法殯後三日南州士人見
璞貨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非但一人敦不
信開棺無尸璞得兵解之道今爲水仙伯注山
海經夏小正爾雅方言著遊仙詩江賦上縣客
傲洞林云晉書有傳

出神仙傳

按此可證金山璞墓之妄

李妙惠揚州士人盧氏妻盧久遊太學人誤傳
其死時值饑荒父母欲奪其志李誓死不嫁
後流落過金山題詩壁上以見志後盧及第歸
見之知爲惠作令人物色竟得之夫婦遂和焉
其詩曰一自當年折鳳凰至今魚雁兩茫茫蓋
推不作橫金婦入地還從折桂郎彭澤晚烟歸
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新詩漫寫金山寺高掛

雲帆過豫章

皇明詩統

寶曆二年崔從鎮淮南五月三日瓜步鎮申浙

右試競渡船十艘其三船平沒於金山下一百
五十人俱溺死從見中紙歎憤時軍司馬皇甫
暉入啓事與從同異之座有宋生歸儒者語曰
彼之禍不及怪也此亦有之人數相類但其死
不同耳浹日有大讎陳于廣場百戲俱陳俄暴
風雨庭前戲者并馬數百匹繫在廡下迅雷一
震馬皆驚奔大廡數十間平塌凡居其下者俱
壓死公令較其數與浙右無一人差焉

獨異志

佛祖統記云梁天監二年帝夢神僧告曰六道

四生受苦無量何不作水陸大齋以拔濟之
以問諸沙門無知者唯志公勸帝廣尋經論必
有因緣帝卽遣迎大藏經置重雲殿帝積日披
覽創製儀文三年而後成乃建道場於夜分時
親捧儀文跪於佛前悉停燈燭而發誓言若此
儀文理協聖凡愿拜起燈燭自明或體式未詳
燈暗如故言訖一禮燈燭皆明再禮官殿震動
天雨寶花天監四年二月十五日就金山寺命
諸沙門依式修設水陸大齋三晝夜普濟羣靈

帝親臨法席詔沙門僧佑律師宣文大彰感應
周隋之際此儀不行至唐咸亨中英禪師夢一
人告曰開世有水陸大齋可以利益幽品其文
大覺寺僧義濟得之愿師往求如法修設師詣
大覺果得其文遂于金山修齋已畢復夢數十
人前致謝曰今蒙法力皆得解脫

水陸緣起

政和間嘗以金山龍遊寺改建神霄宮汪彥章
記云父老相傳先唐時嘗以爲龍遊觀已而爲
浮屠氏所有者幾二百年故金華楊氏洞天龍

曰中國洞天不載于名籍者尚多有之金山其一也

歌者袁綯歌罷坡爲起舞而顧問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謂文章人物誠千載一時後世安所得乎

叢談

壬午歲廣陵瓜洲市中有入市果實甚惡或問所用云吾長官明日上任有謂長官爲誰云揚副使也又問官署何在云金山之東遂去不可復問時浙西有副使被召之揚都明日船至金

山無故而沒

稽神錄

自姑蘇至毘陵曰常州自常州至京口曰潤州
謁水府祠渡揚子江登金山見巨浪拍天鯨鯢
出沒蜃樓駕空朱碧相照呼雲吸霧一息萬態
紛紛紜紜不可名狀

西征記

佛印禪師爲王觀文陞座云此一瓣香奉爲掃
烟塵博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曉眼上將軍立
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爲其父師多專殺也

宋曾道高
齊漫錄

閔壽卿爲方外游壹息玉華山春築方丈室
金粟如來余季孟以一漚署其菴以默存署其
閣壽卿請偈余作偈

太函集

宋高宗建炎四年四月兀朮由廣德破臨安韓
世忠自秀州移師鎮江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
山寺以邀虜歸兀朮遣人約日會戰世忠謂諸
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
覘我虛實乃遣偏將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
百卒伏江岸遣人于舟望之戒之日聞江中鼓

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虜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旣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者云卽兀朮也旣而戰數十合俘獲甚衆又獲兀朮之婿僞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虜終不得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韃辣在濰州乃遣李董太一趨淮東以爲兀朮聲援世忠奏捷上曰金人侵侮以來兵將多是望風奔潰今歲如韓世忠雖

雖不成大功皆累獲捷若自此訓卒練甲極力
措置今冬虜來似有可勝之理朕觀自古恃衆
而敗如尋邑昆陽之戰者多矣乃出世忠奏俞
尚書省以黃榜諭中外時虜衆十餘萬而世忠
戰士纔八千兀术登岸語世忠以二人從見之
兀术語不遜世忠怒引弓射之亟馳去先是世
忠與兀术相持于黃天蕩以海艦進泊金山下
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爲長綆貫一大鈎
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虜以舟噪而前世忠分

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縫一縷則曳一舟而入
虜竟不得渡乃求與世忠語世忠酬答如響時
于所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兀术見世忠整
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但迎
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术旣
爲世忠所困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歸或教于
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舟出江背
在世忠之上流遂傍冶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
成次早舟出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

擊敗之虜終不得濟世忠乘風使蓬海舟往來如飛兀术謂諸將曰使船如使馬何以破之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福州人王某教其于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擗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竊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竊蓬火烘日曬人亂而呼馬驚而嘶所焚之舟蔽江而平世忠與餘

軍至瓜步棄舟而奔還鎮江兀朮乃得絕江而
避

紹興四年十月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韓世
忠駐鎮江金人與劉豫南侵世忠自承州移軍
鎮江既而往濟師大敗金人于大儀十一月樞
密張浚來視師長驅臨江部分諸將身留鎮江
以節度之世忠遣使詣兀朮約戰且言張樞密
已在鎮江兀朮遂宵遁

紹興三十一年以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至鎮江

權立行府九月金主亮入寇以劉錡爲江淮浙
西制置使錡病求解兵柄詔錡專防江上錡遂
還鎮江十月儀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趣李顯忠
交王權軍顯忠至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
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
顯忠分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義問亦命楊存
中將所部來會甲申至京口時楊存中成閔邵
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庚寅亮至瓜
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冲流

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相顧駭愕已而亮
死

宋嘉祐五年正月元日達觀曇穎禪師遷化生
錢唐丘氏年十三依龍興寺爲大僧神情秀特
于書無所不觀爲詞章多出塵語十八九遊京
師時歐陽文忠公在場屋穎識之游相樂也初
謁大陽明安禪師問洞上特設偏正君臣意明
何事安曰父母未生時事又問如何體會安曰
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穎罔然棄去至石門謁

禪師理明安之語曰師意如何聰曰太陽不道
不是但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則不與麼頴
曰如何是父母未生事聰曰糞墜子又問如何
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聰曰牡丹藜下睡猫兒
頴愈疑駭日扣之竟無得益自奮曰吾要以死
究之不解終不出山聰一日見普請問曰今日
運薪乎頴曰然運薪聰曰雲門嘗問人搬柴柴
搬人如何會頴不能對聰因植杖于座笑曰此
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做者立不者拙何故如此

未忘法耳如有法執故自爲斷續當筆忘手手
忘心乃可也穎于是默契其旨良久曰如石頭
曰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旣曰契理何謂非
悟聰曰女以此句爲藥語爲病語穎曰是藥語
聰呵曰女乃以病爲藥又可哉語曰事如函得
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爲病茲實
未諭聰曰借其妙至是亦止明事理而已祖師
意肯知識所不能到矧事理乎故世尊曰理障
碍正知見事障能續生死穎恍如夢覺曰如何

受用聰日語不難寡日安能出料遲氣嘆日緣
涉唇吻便落意思皆是死門終非活路辭去過
京師寓止附馬都尉李端愿之園日夕問道三
時公初多就見聞其議論隨幾開悟李公問曰
地獄畢竟是有是無答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
見空花太尉向有中覓無手撻水月堪笑眼前
見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
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曰心如
何了答曰善惡都莫思量又問不思量後心歸

何所穎曰且請太尉歸宅穎東遊初住舒州香
爐峯移住潤州因聖太平之隱靜明之雪竇又
遷金山龍游寺嘉祐四年除夕遣侍者持書別
揚州刁景純學士曰明旦當行不暇相見厚自
愛景純開書乃驚曰當奈何復書訣別而已中
夜候吏報揚州馳書船將及岸穎欣然遣搥鼓
毘座叙出世本末謝裨贊叢林者勤修勿怠曰
吾化當以賢監寺次禱下座讀景純書畢大衆
雜步上方文穎跣趺揮令各遠立良久乃化

雲居佛印了禪師字覺老師生饒州浮梁林氏
世業儒父祖皆不仕元生二歲琅琅誦論語諸
家詩五歲誦三千首既長從師授五經畧通太
義因讀首楞嚴經于竹林寺愛之盡捐舊學白
父母求出家度生死禮寶積寺沙門日用試法
華受具游廬山謁開先暹道者暹自負其號海
上橫行俯視後進元與問答捷給乃稱賞時年
十九又謁圓通訥公訥曰骨格已似雪竇後來
之俊也時書記懷璉方應詔以元繼其職江州

承天虛席又以元當選郡將而少之訥曰元齒
少而德壯雖萬耆衲不可折也于是爲開先之
嗣時二十八矣自承天遷淮之斗方廬山之開
先歸宗潤之金山焦山江西之大仰又住雲居
凡四十年間德化縑素縉紳之賢者多與之游
東坡謫黃州廬山對岸元居歸宗酬酢妙句與
烟雲爭麗及其在金山東坡釋還東吳次丹陽
以書抵元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人元
得書逕來坡迎笑問之元以偈答曰趙州當用

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太
千都是一禪床披抵掌稱善又嘗謂衆曰昔雲
門說法如雲雨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
曰汝口不用返記吾語異時禪販我去今室中
對機錄皆香林明教以紙爲衣隨所聞卽書之
後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
卽狂時江浙叢林尚以文字爲禪之謂請益故
元以自風之高麗僧統義天航海至明州傳云
棄王位出家上疏乞遍歷叢林問法受道有詔

朝奉郎楊傑次公館伴所經吳中諸刹皆餞如
王臣禮至金山元床坐納其大展次公驚問故
元曰義天亦異國僧耳僧至叢林規繩如是不
可易也衆姓出家同各釋子自非買崔盧門閥
相高安問貴種次公曰卑之少徇時宜求異諸
方亦豈覺老心哉元曰不然屈道隨俗諸方先
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聞之以元
爲知大體李公伯時爲元寫照元曰必爲我作
笑狀自爲贊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居道

者真不爲拈花明大事等閒開口笑何人泥牛
漫向風前鯁枯木無端雪裏春對現堂堂俱不
識太平時代自由身元符元年正月初四日聽
客語有會其心者軒渠一笑而化故令畫笑狀
通載

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圓悟禪師示寂諱克勤字
無着彭州崇寧駱氏子依妙寂院自省落髮受
具游成都從圓明敏行大師學經論窺其奧以
爲不足恃謁昭覺勝公問心法久之出關見真

如詰公頗有省時慶藏主衆推飽叅尤善洞下
宗旨師從之盡其要嘗謁東林照覺頃之謂慶
曰東林平實而已往見太平演道者師恃豪辨
與之爭鋒演曰是可以敵生死乎他日涅槃堂
孤光獨照時自驗看以不合辭去抵蘇州定惠
疾病幾死因念疇昔所叅俱無驗獨老演不吾
欺會病間卽日束包而返演喜其再來容爲侍
者值漕使陳君入山問法演誦小艷詩云頻呼
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師侍側忽大悟

卽以告演演詰之師曰今日真喪目前機也
喜曰吾宗有汝自茲高枕矣師因以是事語懺
鑑懃懃未之信師曰昔云高麗打鐵火星爆吾
指頭初謂建立語今乃果然懃愕然無對時佛
眼禪師尚少師每事必旁發之二公後皆大徹
由是演門二懃一遠聲價籍甚叢林謂之三傑
演遷五祖師執寺務方建東厨當庭有嘉樹演
曰樹子縱礙不可伐師伐之演震怒舉杖逐師
師走辟忽猛省曰此臨濟用處再遂接其杖曰

老賊我識得你也演大笑而去自爾命分座說法崇寧初以母老歸蜀出世昭覺久之謝去于荊州見丞相張無盡談華嚴要妙逞辭婉雅玄旨通貫無盡不覺前席師曰此真境與宗門旨趣何如無盡曰當不別又曰有甚交涉無盡意不平師徐曰古云不見一色如是半提更知有全提時節若透徹方見德山靈濟用處無盡翻然悟曰固嘗疑雪竇大冶精金之語今方知渠無摸索處師嘗有頌云頂門直下轟霹靂鉞出

膏肓必死疾偶與丞相意會無盡喜曰每懼祖
道寢微今所謂見方袍管夷吾也澧州刺史請
住夾山未幾遷湘西道林初潭師周公因提舉
劉直孺願見師至是皮相之不甚爲禮及見開
堂提唱妙絕意表始增敬焉政和末年有旨移
金陵蔣山法道大振僧問何如是實際理地曰
何不向未問已前薦取僧曰未問已前如何薦
師曰相隨來也進云快便難逢更借一問曰忘
前失後進云若論此事如擊石火只如未相見

時如何師曰三千里外亦逢渠曰恁麼則聲色
外與師相見答曰穿却鼻孔問忠臣不畏死故
能立天下之大名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
大事未審衲僧家又作麼生師曰威震寰區未
爲分外曰恁麼則坐斷十方壁立千仞師曰看
箭問不落因果不昧因果是同是別師曰兩箇
金剛圈曰瀉山撼門三下又作麼生師曰不是
同途者知音不舉來嘗示衆云恁麼恁麼雙明
不恁麼不恁麼雙暗不恁麼中却恁麼暗裏隱

明恁麼中却不恁麼明中隱暗只如和座子掇
却許多建立恁麼犯手傷鋒且道喚作什麼到
這裏高而無上深而無底有盡虛空際中極隣
虛塵淨裸裸赤洒洒是箇無底鉢盂無影杖子
熊耳山前少林峯下老胡九年冷湫湫地守這
閑家具深雪之中直得情忘意遣理盡見除去
有一箇承當且道雙明雙暗雙放雙收是建立
是平常總不與麼也未是極則處且作麼生是
極則處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輓底流宣

和中詔任東都天寧太上在康邸屢請宣揚有
例云至簡至易至尊至貴往來千聖頂顛頭世
出世間不思議然是時欽宗在東宮師對太上
預有至尊之識建炎改元宰相李伯紀表任金
山駕幸維揚有詔徵見顧問西竺道要對曰陛
下以孝心理天下西竺法以一心統萬殊真俗
雖異一心初無間然太上大悅賜號圓悟禪師
乞雲居山歸老朝廷厚贖其行至雲居之明年
復歸守蜀太師汪伯紹迎謁詔覺紹興五年殊

月五日示寂將終侍者持筆求頌書曰已徹無
功不必留頌聊示應緣珍重珍重擲筆而化春
秋七十有三坐五十五夏謚真覺禪師塔曰寂

照

迦葉

漢書膚施如月見于東南少時而又震一聲流
著西南又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遠
近皆大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爲所焚是
時火息視地中有一竅如杯大極深下視之星
在其中熒熒然良久漸暗尚熱不可近又久之

發其竅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
一頭微銳色如鐵重亦如之州子鄭仲得之送
潤州金山寺至今匣藏遊人到則發視王無咎
爲之傳甚詳

夢溪筆談

韓滉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毀道佛祠四
十區修塲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造樓船
戰艦三千柁陳少游在揚州以甲士三千臨江
大閱滉亦總兵臨金山與之會

府志

王堃至京口增修官兵民船守險備具淳祐六

年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江面幾千里調兵捍禦以守江尤重于淮瓜洲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一守江置遊兵如呂蒙所言蔣欽將萬人巡江上增剗水艦就揚子江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

府志

宋天聖中近輔獻龍卵至今匱藏金山予屢見之形類色理都是雞卵大若五升囊舉之至輕唯空殼耳

正德府志

盧進士妻妙惠者姓李氏揚州女也盧未第時

隱讀西山寺中絕音耗成化間有同名者死涼
中鄉人誤傳盧死父母信之憐惠貧寡欲奪其
志不可必強之于是江西鹽商謝啓聘之惠自
縊者再爲防守者密得不死旣受聘強之歸謝
至則操節求死啓不能犯置母旁安馴之母亦
揚州惠恃其爪葛懇請爲尼母佯許之意其久
可成禮時啓舟先發歸母偕惠後舟過金山寺
下因禮醮惠題筓云一自當年折鳳凰云
前後畧曰盧川妻李氏題盧後登第承命往江

西促 憲廟實錄至家則虛室矣頃遊金山見
其詩徑抵豫章得徐方伯差臺隸歌其詩于各
鹽船下遂知其在謝接致公館歡會如初謝商
丞嘆曰貞婦也乃置之 女範

海陵人王綸女爲神所憑自稱仙人字善數品
形制不相犯吟雪詩云何事月娥欺不在亂飄
瑞葉落人間 范云天上有瑞 木蘭花六出 他詩句詞意飄逸

類非世俗可較題金山云濤頭風捲雪山脚石
蟠虬常謂綸爲清非孺子不曉其義亦有詩贈

曰君爲桐葉我爲春風春風會使秋桐變秋桐
不識春風面居數歲神舍女去惓然無知嫁爲
廣陵李氏妻

劉貢父詩話

韓熙載任江南每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
披袖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爲常東坡以玉帶
贈寶覺寶覺酬以磨衲東坡作詩謝之曰病骨
難堪玉帶圍

云

詩別

江南野史亦載前事與

此亦異

許彥周詩話

皇帝以英睿之資宸文聖作渙然超卓方居王

邸時從太上皇視師于江左經由京口題詩金山曰屹然天立枕中流彈壓東南二百州狂虜來臨須破膽何勞平地戰貔貅辭壯而肯深已包不戰而屈人兵之意矣

宋百郊叟詩話

慈聖光獻皇后嘗夢神人語曰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朝臣及遍詢吏部無有此姓名者久之吳克爲上相瘰癧生頸間百藥不差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真項安節也蔣之奇旣貴項上大贅每忌人視之爲六

路大潛至金山寺僧了元滑稽人也與蔣相善
一日見蔣卽手捫其贅蔣心惡之了元徐曰冲
卿在前頴叔在後蔣卽大喜

可談

唐若山魯郡人也唐先天中歷官尚書郎連典
劇郡開元中出爲潤州頗有惠政遠近稱之若
山常好長生之道弟若水爲衡岳道士得胎元
谷神之要嘗徵入內殿尋懇求歸山詔許之若
山素好方術所至之處必會鑪鼎之客雖術用
無取者皆禮而接之家財迨盡俸祿所以赤貧

有餘金石所費不知紀極晚歲尤篤志焉潤之
府庫官錢亦以市藥賓佐骨肉每加切諫若山
俱不聽納一日有老叟形容羸瘠狀貌枯槁詣
款謁自言有長生之道見者皆笑其衰邁若山
見之盡禮加敬留止月餘所論皆非丹石之要
若山博採方訣歌誦圖記無不研究問叟所長
皆獲如也復好肥鮮美酒珍饌品膳雖瘦削老
叟而所食敵三四人若山敬奉承事曾無倦色
予夕從容謂若山曰君家百口所給常若不足

貴爲方伯力尚多闕一旦居閒何以爲贍况祭
藏錢帛頗有侵用誠爲君憂之若山驚曰某理
此且久將有交代亦常爲憂而計無所出若緣
此受譴固所甘心但慮一家有凍餒之苦耳叟
曰無多慮也促命酒連舉數盃若山飲酒素少
是日亦挹三四爵殊不覺醉心甚異之是夜月
甚明朗徐步庭下良久謂若山曰可命一僕運
鑪釜鐵器輩數事于藥室間使僕布席壘鑪曰
鼎鑪之屬爲三聚熾炭加之烘然如窰不可向

視叟于腰間解小瓢出五丹丸各投其一六闔扉
而出謂若山曰子有道骨法當度世加以篤尚
正直性無忿恚仙家尤重此行吾太上真人也
遊觀人間以度有心之士憫子勤志故來相度
耳吾所化黃白之物一以留遺子孫旁濟貧乏
一以支納帑藏無貽後憂化可命棹遊江爲法
世之計翌日相待于中流也言訖失其所在若
山凌晨開闔所化之物爛然照屋復扇閉之卽
與賓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將遊金山寺旣及中

流江霧晦冥咫尺不辨若山獨見老叟棹漁舟
直抵舫側揖若山入漁舟中超然而去久之風
波稍定昏霧開霽已失若山矣郡中几案間得
若山訣別之書指揮家事又得遺表因以奏聞
其大旨以世祿暫榮浮生難保惟登真脫屣可
以天爲期昔范丞相泛舟五湖是知其主不
堪同樂也張留侯去師四皓是畏其主不可久
存也二子之去與臣不同臣運屬休明累叨榮
爵早悟升沉之理深知止足之規棲心玄關

得丹訣黃金可作信淮王之昔言白日可懸空
真經之妙用既得之矣餘復何求是用揮手紅
塵騰神碧海扶桑在望蓬島非遙遐瞻帝闕不
勝犬馬戀主之至唐玄宗省表異之遽命優恤
其家促召唐若水與內臣賁詔于江表海濱尋
訪杳無音塵矣其後二十年有若山舊吏自浙
西奉使淮南于魚市中見若山鬻魚于肆混同
常人睨其吏而延之入陋巷中築迴數百步乃
及華第止吏與食哀其久貧諭市鐵二竹挺明

日復與相遇已化金矣盡以遺之吏姓劉今劉子孫世居金陵亦有修道者又相國李紳字公垂嘗習業于華山山齋糧盡徒步出谷求糧于遠方迨暮方還忽暴雨至避于巨巖之下雨之所沾若浼焉既及巖下見一道士艤舟于石上一村童擁檝而立與之揖道甚笑曰公垂在此耶言語若深交而素未相識因問紳曰頗知唐若山乎對曰常覽國史見若山得道之事每景仰焉道士曰余卽若山也將遊蓬萊偶直江霧

維舟于此與公垂曩昔之分得暫相過詎忘
耶乃携紳登舟江霧已霽山峯如畫月光皎然
其舟凌空泛泛而行俄頃已達蓬島金樓玉堂
森列天表神仙數人皆舊友也將留連之中有
一人曰公垂方欲佐國理務數畢乃還耳紳亦
務經濟之志未欲棲止衆仙復命若山送歸華
山後果入相連乘旌鉞去世之後亦將復登仙
品矣

仙傳拾遺

米芾臨金山賦其或浮玉掩霧石排落湖注

玉焦山之名又不知何據或名互父山元和郡縣圖志互父山在縣西北一里晉破符堅獲互賊置此山下因名土俗謂之金山舊志如此然文義不明恐有缺誤新志復改作獲符又因此誤未釋遂附會之耳或名伏牛山南徐州記蒔山北江中有伏牛山唐志潤州貢伏牛山銅器今金山正在蒜山北江中

舊府志

金山舊名澤心不知始何時或云始晉建武應符圖經寺起于唐之裴頭陀而孫覲止梁末有

曰故刹踵梁陳之舊與圖經異梁天監四年武帝臨寺設水陸會見梁高僧傳宋熙寧中有進士楊諤作水陸因緣記引此事碑今存

咸平初澤心寺僧幼聰獻山圖詔遣內侍監繼宗賜大藏經祥符五年詔改山名曰龍游天禧五年又遣內侍江德明就飭佛像給錢三百萬市木修寺寺僧求表舊名詔山曰金山寺曰龍

游

原志

政和四年七月乙未詔天下悉立神霄玉清

壽宮鎮江府以金山龍游寺改建漕臣詹度總
視工事徽宗親書殿閣寺十名賜之爲天下神
霄第一郡守毛友爲記又汪藻記云父老相傳
先唐時嘗以爲龍游觀已而爲浮屠氏所有者

幾二百年

原志

新安詹濂書金剛四十二章經勒石金焦飛
有爲作記者云汝酒人也吾且與汝登金焦盼
大江呼高漸朱亥優施之輩相與左陵陽而在
姬姜前列方圓後陳絲竹淋漓浮大白擊列唾
壺說劍慷慨瞋目而語人間不平事令白虹貫
天山鬼晝嘯天吳紫鳳之屬低徊不去此不亦
樂而亾死而何云佛事

未解所以

金山之勝超乎物者所以遺乎太古詩人每出
奇句與山爭勝惟張祐之作差足快意孫魴驚

濤灑佛云者已不免徐凝之誦于談者之口若
王介甫比固西興之句亦未必壓倒孫張吳楚
乾坤扶桑弱水安得此老大手筆哉

正德已巳
石涂楊一

清

吳人祝允明京兆書法爲 本朝第一至所書

唐張祐金山詩尤得意者余友元美太僕雙鈞
一幅寄余余甚珍之因付鎮江守林君刻石山

中亦茲山佳翰也

萬曆二年蜀人張佳胤
跋知府林應雷立石

黃山谷星宮遊空何時落二律落星開土深結

屋二律皆詠落星寺王守溪慙媿山僧問長公
一律乃吳縣金山寺舊入集中今俱刪之

江自岷山而下歷夔湘會彭蠡演迤數千里至
于瓜澗金山在澗之江心起長山西北爲五州

山至于下鼻

浦名

潛入江中突爲金山高一百九

十尺廣六百二十步東望大海西控百川南據

吳越北通淮揚誠天下之偉觀東南一大奇勝
也山狀若龍游出水曰龍游又若伏牛曰伏牛
山之顛曰妙高峯

宋周必大雜記云山在京口江心上有龍游寺登妙高峯

望焦山海門皆歷歷可視丞相張商英題善財

不之踪七且既云無覓處一朝胡故邦相逢發

心住處師緣合昔凡門中佛境容回首夕陽坡

下望白雲青嶂萬千重成化中平江亦日金鼇

侯陳銳重書妙高峯三大字勒石

峯宋學士蘇紳題峯下而東臨江突出中有巖日日照

更曰朝陽洞可二丈許郡守滕謚又書朝陽閣三大字揭之洞前

少東二石曰盤陀東坡有詩郡守滕謚書在水

曰善財又曰鶻石昔善財在上參德雲比丘故

漬天然異狀不同道遐詩曰瑰石孱顏立水

畔有時見疑是善財參德雲山東有岩曰妙空

捨訝豁縱廣數丈許宣德中都湖聰敏穰作星

四德中驛馬都兒木昂音鼻

尚書周

山北有巖幽深不測曰頭陀巖又曰蟒

洞

唐裴頭陀得金處故各昔有蟒蛇盤據其穴

頭陀驪去之張商英詩曰白蟒化龍歸海去

由北而西爲中泠泉又曰龍井

山西水中石出隱然若簾曰石簾山又曰筆架

山卽郭璞墓山西少南有池曰龍池又曰龍洞

深廣十餘丈禱雨取水
輒應在龍王廟之側

咸亨二年長安西京法海寺英禪師獨坐丈室

有異人來謁曰弟子知有水陸齋可以利益

幽明自梁武沒後因循不行今大覺寺有吳僧
義濟藏此儀文願師往求以來月十五日于山
北寺修設苟釋狴牢敢不知報英尋義濟果獲
儀文卽以所期日于山北寺依儀修建次日曛
暮向日異人與十數輩來謝曰弟子卽秦莊襄
王也又指其徒曰此范雎此穰侯此白起此王
翦此張儀此陳軫皆秦之臣各坐本罪幽囚陰
府夜冥冥無能救護昔梁武帝于金山設此齋
時前代紂王之臣皆免所苦弟子爾時亦暫得

息苦惱然以獄情未決不得出離今蒙吾師設
齋弟子與此輩并列國諸侯衆等皆乘善力將
生人間慮世異國殊故此來謝言訖遂滅自是
儀文布行天下作大利益

願禪師葦江集
與稽古畧同

元豐中五色霞光夜起達旦始滅

佛印主淨筆留
嘗夜靜筆留

雲亭東望忽見魚山之西北五色霞光上輝
呈漢旦夕方滅印因構妙高臺潛對其地

朱進士虛中王日休一日附舟至鎮江間缺冰
不能行乃于金山借四經卽阿彌陀經也欲較
勘刻板廣傳舉筆之時右舌有風疾其指自掉

寫字非便予乃舉指念阿彌陀佛與觀世音菩薩數聲禱告乞除風疾以成寫此經禱于空指遂不掉以至終帙無恙以此見佛與菩薩只在目前但人信心不至耳

龍舒淨土文

金山有一龍穴常吐毒氣如雲有近者多病或斃大曆八年釋靈坦往居之毒遂滅

朱別峯入定夢見龍王語

見前

師既諾出定語其

徒咸莫信乃探袖中龍鬚巾襪示之遂將輪藏移于江南鶴林寺鑿中冷于寺左大鍾亦不鳴

故建三禁堂

金山都綱弘霑戒獵孤高成化三年二月十一日涅槃托生南京柳千戶家四歲方言忽曰我是金山寺霑僧官其父異其事令家人至金山詢問使曰其生時正是霑公入滅之期及長送能仁寺出家

成化中僧雪堂于金山緝閱大藏經本郡熊守爲饋齋糧一日疾終熊守獨坐衙內恍惚見雪堂徑入私室頃之報曰室人產一男命吏往金

山探看雪堂是日時其僧入滅矣

弘治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夜僧安議卧聽江上
龍舟競渡聲起視惟見空中火色熒煌船自西
下繞寺而去明旦其僧非渡遂遇覆舟之溺

嘉靖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大風溯起自東北俄揚沙蕩近古未有盛

船源以死者十萬計

嘉靖六年七月初一日夜至三更忽聞霹靂聲
聲房屋皆震動天明已見靈觀閣外金柱樓榭
上擗破裏外面樓板下擗破外半面觀者皆疑

其事而莫測其理

元長溪應深至太間敎住持金山賜金欄于健
架築建萬壽閣賜內府寶鈔飾萬佛像歸賜羅
漢莊沙汰之田命學士虞集爲記

長在號別峯洪武初勅主金山又勅住寧波育
王寺嘗赴京慶萬壽聖節寓雞鳴寺高廟親
幸賜玉音云命駕雞鳴訪老禪知師昔日住
承天幼年參學心猶切晚歲修持操愈堅蓮發
性天香馥郁月澄秋水玉團圓一毫照徹三千

界何必藏身北斗邊

瀾文海悟別峯之旨周文襄雅重之嘗贈以文
爲建毘盧千佛二閣奏免寺役

凱南清聰敏機俱能詩文永樂中應詔同赴纂
修秘書

霍甘霖任都綱巡撫侍郎周公忱命王金山重
建大雄諸殿奏請藏經尚書沈固爲留玉帶

全體菴能詩重建吞海中冷三亭學士黃淮費
編保定侯梁珪爲留玉帶

溥無際住持金山性慧博記大夫士至必曰金山主人嘗建昆盧閣祖師殿及修陂塘埧閘以利寺業賦役之免多其力

賢大愚警敏善幹嘗建殿閣亭臺石磴陂塘告除珊江屯軍占業力免公役

宋都尉李端愿問達觀穎禪師云人死識歸何處師曰未知生焉知死都尉曰生則已知師曰生從何來都尉擬議久之師曰只在這裏思量甚麼都尉只知貪程不覺蹉路師示曰百年一

夢今朝方省學士乃約問達觀曰佛教於世間
何用師曰日用少不得約曰作麼用師曰在眼
曰見在耳曰聞約曰于佛甚麼事師曰若不于
佛事將何爲見聞約曰自有眼耳在師曰雕畫
一切人物皆有眼耳只爲無佛耳目不能見聞
佛是覺義爲有正覺號之爲佛若無正見聞盡
是邪解

觀察使李端懿問達觀禪師曰西方淨土如何
得到師曰即今坐却雕梁畫棟是懿曰西方淨

土是好假不好真佛此是妄耶師曰佛不妄我
是觀察妄懿曰如何得妄師曰若不妄何求西
方淨土大凡淨土者是清淨之性西方是日落
之處令人作歸投處卽是西方淨土極樂世界
也李致謝而退

清欲了庵禪師示金山安藏王云好峯孤頂倚
人到往往多從外邊討直饒一念解知非早已
全身墜荒草不如放下心意識坐看青天走紅
日揭翻華藏十三重逆順自然無得失輕提重

按低復高殺活豈在撥吹毛推出秦時轆轤鑽
平地滾滾飛雲濤

了菴送金山崇書記云不即文字不離文字截
斷衆流發揮宗旨妙高臺上雨初晴天江森森
烟冥冥三閩峻極不犯令佛手未展驢脚呈百
匝千重俱裂破鎮海明珠生咳唾龍山月白風
露清一曲胡笳少人和

李麟伯時爲印寫像印曰必爲我作笑狀自爲
贊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居道者真不爲

拈花明大事等閒開口笑何人泥牛沒向風前
線枯木無端雪裏春對現堂堂俱不識太平時
代自由身後果一笑而滅

僧問瑞新禪師如何是佛曰面黃不貼金云意
旨如何師曰八風吹不動

僧問善寧禪師如何是佛師云眉如初月眼似
流星云如何是法師云義列交羅星分大野云
如何是僧師云古貌稜層丈夫意氣

紹興中岳飛途中得夢問金山道月曰夜夢泥

兩犬抱頭而言未審凶吉月曰二犬著一言乃是箇獄字必要謹慎飛謝登舟月又囑云風波亭下浪滔滔千萬留心把舵牢謹備同舟人意反將身推落在波濤又曰將軍此去莫心焦未審金牌氣怎消滾滾風波須仔細勞心把舵要堅牢飛至錢塘果被秦檜陷于風波亭下後檣知月囑語差何立提月正遇說法立候聽已月乃重整衣香問訊大衆上座合掌作偈曰吾年四十九是非終日有不爲自己身只爲多開劫

何立自南來我向西邊走不是佛力大幾乎落
人手竟入滅矣

僧問法慧禪師云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
曰鴉鳥入水人皆死毒龍行處草不生

僧問佛印如何是佛印曰木頭雕不就云如何
是虛妄印曰梵音深妙令人樂聞云如何是城
裏佛印曰倚門傍戶如何是村裏佛印曰食麻
食麥云何是山裏佛印曰倚草附木

僧問達觀穎禪師云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

歸青嶂裏不出白雲來云如何是却來底人師
曰自從遊紫陌誰肯隱青山

至正中僧德煥刻石牌山詩曰碧潭深皎潔教
我如何說性理本來明萬文中秋月

景泰中僧寧諤刻石牌山詩曰卓錫金鼇上禪
餘步小岑碧潭深似海水冷有龍吟

蘇子瞻與蔣之奇同登嘉祐進士約卜居陽羨
後以言事謫黃移汝上章願得居常制可以潤
常隣封也乃往來于潤寓居金山寺李伯時筆

公之像留金山其弟子由贊之洪武初燬于
東坡挾妓登金山以酒醉印戲命妓同卧印
書壁云夜來酒醉上床眠不覺琵琶在枕邊
傳語翰林蘇學士不曾彈動一條弦

佛印偕魯直詣東坡家印云吾今做得桃花醋
甚美取而共嘗之皆皺眉故世謂之三酸云
皇祐四年泰州海陵縣將仕郎守本州司馬姜
仁惠於金山寺建藏殿收贖大藏經函置功德
周圍後遺于江南鶴林寺至今存焉

嘉靖金山志

觀堯卿云有士大夫自浙西赴宦湖外妻絕美
舟過揚子江大風作于金山寺下所乘一舟覆
妻孥盡溺唯大夫賴小艇得脫就寺哀慟累日
然後去三年後滿秩東還復就故處就寺設水
陸供薦薦于佛乞使妻早受生罷時已四更必
焉童奴掃地逢一婦人滿身流液如饒無裸跣
抱柱如醉如癡喚之不應黎明僧衆聚觀太夫
亦至細認之乃其妻也駭怖無以喻命加薰瘴
具湯藥守之至食時稍稍知人昏利手接湯儀

而復活夫婦相持而泣遂言其故曰我初沒時
如被人拖脚引下吃數口水入水底爲綠衣志
官人携入穴穴高且深置我土室中以我爲妻
每夜袖糕餅之屬飼我未嘗茹暈問其安得此
物初猶笑不言及旣昵熟方云是水陸會中得
來因告之曰我困悶已久試帶我出瞻仰佛事
少懽心意如何彼堅拒不可求之屢矣一夕導
我攀險梯危上寺中望燈燭熒煌花幡羅列及
詣香案邊聽疏乃是君官位姓名追薦我者我

料君在此盤旋遶寺不肯返緣衣苦見促我故
遲遲會罷燭滅強拽我行我聞君咳聲願見不
得緊抱廊柱不放遭他毆打極困他怕天曉始
捨去此身墮九泉下不知歲月賴君復生皆佛
力廣大所致喜甚而哭夫亦哭遂爲夫婦如初
滿寺之人莫不驚異緣衣者蓋水府判官也

異編

東坡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
揭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

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荆南聞
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擬仰之卽微服求
見泉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稱天下長老底
秤泉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于是導
禮之後過金山有寫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
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公案黃州惠
州瓊州

五燈會元

唐人題金山寺詩終古礙新月半江無夕陽人
謂冠絕古今以其盡得西江景趣也金山寺留

題亦多唯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及天多剩
得月地少不生塵最爲人傳誦

事文類聚

留雲亭在潤州金山之絕頂平樂府仙官嶺有
翔風亭宋鄒浩建以爲避暑之所

山堂肆考

蘇東坡少年在金山寺讀書治林下土見一汰
瓮白銀以土埋之語僧曰吾得官當修建寺宇
後數年舉進士令家人掘前銀修寺命僧計數
留後爲驗十年東坡辭官歸家與僧較其數則
與所得俸祿相洞也

山堂肆考

鎮江張皮工之子年十六偶一夕見一美人來
言吾上界司花仙也與汝塵緣未了特來相就
乃留宿其父母但見兒子僵仆于地而已良冬
始甦父母卽知其故雖切憂之亦未及祛禳也
凡一年體日羸瘠他日恍惚爲美人携至金山
寺有二道人在井亭上召語之曰子鬼氣深矣
非吾不能救子欲絕之乎否兒拜曰心欲告絕
而婦人不肯去且身不由我攝持今遇仙師望
乞憫救道人曰且從吾遊言訖忽登一大山問

師何處曰天目山也頃之又在杭城吳山上出
一劍授之曰予汝歸俟婦至卽斫之兒受劍拜
謝二道人倏不見遂買舟賁劍而歸父母望之
已數日矣具告以故父乃藏其劍俟之至夜美
人復來方就枕父卽仗劍奮斫其腰頓成二截
乃日用茗蒂也明旦二道人款門求見父卽之
子曰卽授劍士也出酒飲之道曰借汝兒隨吾
至杭有言相告父不得已命兒隨行少頃已往
杭城問汝肯爲吾藥童吾與汝俱仙兒謝有終

毋不可曰汝無緣遂遣之歸

廣輿異編

易澤中有火素問云澤中有陽燄注陽燄如火
烟騰騰而起于水面者是也蓋澤有陽燄乃山
氣通澤山有陰靄乃澤氣通山文選海賦陰火
潛然唐顧况使新羅詩陰火暝潛燒是也東坡
遊金山寺詩云是時江月初生鬼二更月落天
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身棲鳥驚悵然
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仙竟何物注引物類相感
志山林藪澤晦明之夜則野火生烟散布如人

秉燭其色青異乎人火劉須溪批云龍也非是
坡公西湖詩又有湖光非鬼亦非仙之句與此
可互證

楊升菴文集

潤州金山寺張祐留題雖名賢經過縮手袖絨
不敢落筆蓋茲山居大江中迥然孤秀詩意難
見其寺與山出于水中之意也祐詩久爲絕唱
云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羅隱有題金山之
句詩云老僧叅罷關門後不管波濤四面生孫
觴有詩云結宇孤峯上安禪巨浪間亦可亞前

正人之詩也

青瑣高議

燕華君題金山寺云濤頭風捲雪山脚石蟠地

青瑣高議

楊升菴云唐人韓垂題金山寺詩當爲第一張
祐詩雖佳而結句終日醉曛曛已入張打油譚
料矣

文集

楊升菴云郭璞善地理凡遇吉地必剪爪髮以
瘞之故郭璞墓所在皆有

文集

客有問此山何以名金僧言昔裴頭陀開山得

金故名客笑曰若然則銀山是得銀錫山是得錫耶殊不曉出自佛書大地外有香水海以滌之海水播溢無常天帝設四大金山浮游于海以鎮定之以此山似之故名之客又問何爲浮玉此出仙經上仙居浮玉山朝上帝則山自浮去因金焦俱在水上似之故云

鈞叟紀問

金山江中有毒龍變刃百出船客由真州渡必欲渡此江須大祭乃得否則必覆往有神僧呼龍曰汝能見身乎龍卽見一頭如山僧曰汝能

夫却不能小能入吾鉢中乎龍卽入鉢中僧曰
汝能出乎龍百伎莫能出僧因與之說法開其
毒惡龍請降以聽法今封順濟龍王是也春秋
祀之

金山從北崖下一穴能容人出入中空洞而上
數丈石牀如案一洞大方二丈四面風生不願
久留

中冷泉中梯可下須冬涸時乃可大可數丈高
可二三尺以手捫銀杏樹根直立但不知下至

何處

金山有一巨蛇色黑往年人常見其身大如斗
夜橫于山巔不知者以爲木石或踐之尾動而
去必不傷人皆謂是修行蛇也近不見想爲龍
矣

金山有一片水銀大于席月下或將曙時飛集
僧屋忽不見偶一夕中夜月初上時有山人孔
承寵見所積柴蘆上一席如銀近視之即颯然
飛去驚問山僧始知之

金山塔時放舍利光遊客與僧頻見之

金山所居僧及借寓之客與行者過江必無傾覆之患即偶遭之亦無傷生者聞神龍常默爲訶護

金山中冷泉水比他泉水每甌重數錢腹瀉者寒飲一甌頓止煮茶無宿垢

金山水陸法事爲古今第一道場每中元例作水陸普度天下一切橫亾之鬼其夜施食撒去粟飯不減數石明早顆粒無存時有僧明桐戒

行特虔善爲談口施食風清月白之夜四江聞其哭號之音咸怪之近或無此僧亦無此聞矣金山江天閣靈光神祈夢者多竒中傍有一催官神凡有走失人輒禱之能復見以故人常與之挂袍神色如生者

禪堂向有主僧古燈有厨下一童不知何來年可二十歲見人惟笑不復言孔承寵嘗撻其臂至隱處叩之彼惟大笑知其爲異人也與之言世外事及道中情觀其意彼始肯首振臂而去

每飯熟鳴板集僧彼輒至齋堂歌舞不知所歌
何言堂主叱之則大笑而臥于窻下夜不就床
惺惺獨坐承寵時以果餌貽之彼不食納諸袖
懷中或置諸石上對之歌舞強之畧食少許以
餘呼鳥雀鳥雀爭至食之盡彼乃撫掌大噱不
踰月沐浴坐化

三官堂舊有僧定福居之卽今成果師也其僧
誠慤不苟山中僧見其不事將迎惟茹素禮佛
輒以貽子呼之貽卽痴之別名也先有明桐作

都綱時不容挾妓登山戒行尤嚴今其孫定堅
號二如者深明佛典頗能詩更脫畧於世緣孑
然物外

三官堂定福存日一童名薛法雙目至午後則
昏蒙無光因此至山中與僧執爨擔水求食而
已定福使之禮觀音其童每至五更詣香案前
稱觀音號禮至天明則服爨水之役如此經年
寒暑不輟而雙目頓明初不識一字後復學誦
諸品經一日對人曰卽此山中有何功德我將

去後聞在淮西江嘴渡人不受凍直雖窮寒雨
雪無論晝夜呼之輒至了無難色越數年春有
以事至淮到一菴甚幽潔主僧出見乃薛法也
而言論超越戒行異常其地衆商乃與之勸建
衣食卧具皆無改于當時惟供佛至虔不事于
求人益重之乃知學佛止是苦行不求財色各
食睡五者則道自光大

江天閣一老僧號無碍原南京寺僧居金山有
年茹暈酒醉歌自怡居閣司金山晨昏鐘鼓寒

暑不輟雖大醉誦金剛經不止年過七十餘歲
常携酒登留雲亭飲客失足墮崖下人謂必死
卽不死肢體無全者使人下視之宛坐一石見
人至輟大笑問其所傷老僧曰幸無傷卽此一
壺酒還是滿的衆笑以爲竒常渡江落水止淹
半身移時舟往拯之老僧體服不善水無乃誦
金剛經得護持也一陳令尹微時寄食于老僧
後中甲科授丹徒令登山問無碍在否衆答通
渡江矣頃歸見陳令尹蔡陳憲扶足起問由通

識我否我卽某也老僧卽大笑以手搭其肩曰
如此發達陳佯作色曰我今主此縣汝我治爾
何可狎乎遂與同飲言舊時去語之曰汝可來
縣中當與汝飲老僧曰我僧也世外人但可乞
食郊野豈宜入城見縣令公如不遺舊能分我
食餘足矣陳笑而許之終陳之任未嘗入城迨
金山多有異人至無能辨之孔承寵初住藏殿
書補殘經一僧至問曰汝書經也費自何出孫
曰自辦僧曰亦賢矣袖出丹砂數兩曰此養成

然砂三分可開一兩語畢即去追還不及時有
一僧楚山者素好此術偶見問之求少許試爲
之孔平日極惡此術置砂於佛座令彼自取去
彼出望外喜莫自持每對山僧點化自售其能
有大理卿聞其名聘去欲得其訣惡其秘不卽
授閉之一室遂餓而死甚可笑也向使孔好之
又不知將至何禍非義之利果可溺乎

孔承寵住藏殿一日將午作湯餅一大鉢欲延
他客適有頭陀自稱廬山王雲松向孔言錢飛

指鉢中麩可食之彼卽據鉢而食畧不少讓移
頃俱罄夜臥殿石上時隆冬一單衣無寒色孔
以草藉之不許達曉熟睡鼻聲如雷孔怪之彼
引孔手拭石熱如火居廿有三日未嘗見水火
每至午方食日止一食每食輒盡三四升喜面
壁坐一夜初漏問孔曰汝曾遇異人乎孔曰聞
授養生方而去孔年今九十有六矣

江有一老龜夜窟甘露港日窟金山岸下以就
食時有一僧與龜狎客欲覘之僧輒擊魚呼之

卽起其身四裙水蛭聚吮僧曰吾爲汝去之用
鐵鉗拔出百條龜快對僧開口作聲如笑目光
如電投之肉其大如斗信口啖之或投之饅頭
若餡有葱椒卽吐之後僧不知何去他人呼則
不起雖終日擊魚若罔聞者人謂僧去龜亦法
一日被大砲誤中其背死于北固港中今江龜
未絕無與人狎者

留雲亭外數武其地頗凹燃燭于上雖大風其
光不搖繼興家指爲天中穴

鸚哥石崖下有一穴可入上行數丈許有石室
大方丈中有石床乃知金山上下皆石故能久
柱江心龍門下水深二百丈日爲江濤衝激壁
立不搖雖與郭墓相向實不相連勢亦峻絕也
郭墓至冬水涸石出五老峯傍一石名龍眼石
船至此爲旋濤觸石罔有不敗者山僧募化遊
峇舍大木植龍眼石上舟見木柱遠避之庶免
害但此木必是楠櫟良材大且堅不爲浪折其
續貴不久輒盜去使得石柱立之乃能久遠

裴公洞是山絕高處每至重霧及昏夜舟行迷
誤遭山石卽覆孔承寵勸衆鑄大鐵板懸絕處
復建一亭名省霧亭昏旦霧合令洞僧擊鐵板
舟人聞之遠去鐵板上鑄承寵名

以上俱鈞
叟紀聞

金山十九觀

韓蘄王一日抵晚令帳前提轄王權至金山戒
不得用船懇給浮環遂浮以渡登岍寺僧疑爲
鬼神指所歷處皆鼃鼃穴也

歌者袁絢妙高臺歌坡詩罷坡爲起舞曰此便
是神仙矣

胡旦作漢春秋邀柳開金山寺觀之頗自矜開
贈一劍以戒狂悖

李約每月夜泛江登山携古鐵一片又畜一猿

擊鐵彈琴猿必嘯和

呂祖謙曰昨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
來巍然使人神聳

郭功甫金山行向子瞻朗誦身飛不盡暮天碧
一聯大爲介甫稱賞

子瞻與佛印東今日過邵伯埭自此入塵土狹
狹之鄉矣回望山水間塵塵妙談豈可復得張
公弼云西飛白日茫于我北去青山冷笑人
子瞻夜觀江光若漁火鬼烽旋盼而大閃映林

木棲鳥皆驚

了元靜夜見焦山西北霞光上燭霄漢于方丈
構妙高臺潛對其地

東坡大風留金山兩日云塔上一鈴獨自語明
日顛風當斷渡

別峰入定夢見龍王語師旣諾出定語其徒咸
莫信乃探袖中龍鬚巾襪示之

克勤佛果禪師見五祖闡道在金山說法堂中
僧一十八人皆大徹

子瞻云金山寺與拂子玉飲大醉臥寶覺禪榻
夜分方醒書其壁

文丞相詩男兒斬却樓蘭首閒品茶經拜羽仙
岳武穆詩男兒有志扶中國不斬樓蘭誓不閒
陸平泉云被召北入泊舟瓜步每旦棹江濤中
汲中泠泉聞金山僧飲食盪漱皆取給于此阿
異秦割十五城易趙壁而荆山之人用以抵鶻
王鳳洲登靈觀閣候京口酒至詩云倚欄興劇
盼京口忽有扁舟來百壺

沈石田詩常惜忙未到到來方悟閒過江如隔
世入寺不知山

王陽明十一歲同祖過金山賦詩一絕又賦蔽
月山房詩傾一座

吳公嶽守廬州王公廷守蘇州以公務會鎮江
吳邀王遊金山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
束王熟視其具論心盡歡

金山詩話

張祐詩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
鐘聲兩岼聞

祐詩實金山絕唱惜結句弱耳楊用修評之
詳矣

馬戴詩夕陽依岼盡清磬隔濤聞

每見落日倒景至山之西而止則山之東已
障之矣或暮還山磬聲宛在濤聲之外始知
此句之佳

孫鮪詩去多刺得月地少不生塵

月光協水色洗漾山如入冰壺中山居處
江心四面風皆受之雖竟日几席無塵生此
句亦入微矣

韓垂詩根盤大江底影挿浮雲間雷霆常間作
風雨時往還

每澄山巔四顧無著俛睇空江浮茲魂石甃
使孤銀酒初而狂濤自撼勢亦岌矣際起
風雲雷疑則洞穴迷濛響應輒引酒自醉

爲神恐

韓持國詩鴿栖秋殿冷龍伏夜潭深

此山向來多鴿巢于殿閣藻井之上不啻數百以其山孤迥絕市弋者旣無僧飯每餘易于求食足以全生也

熊茂叔詩塔影波搖動鐘聲潮拍回

塔雖植山頭實邊于江影落水流翫之可憐
塔云塔珠搖海日僧梵逐江濤

李燾詩窻迥前無地江澄下有天

一山惟枕江樓憑江而立開窻則天光雲影
倒景于澄波之中終日對之未覺厭倦况而
西日多晚照則浮光躍金天與江色眩亂兩
目但不宜于暑也予云孤月翻江征鴈斷寒
濤撼石螯龍驚

又詩暝色關詩思江籠兩岼烟

文正范公岳陽樓記闡極登覽騷墨之情盡
詩矣豈真色獨足以關但烟波江上客思特深
耳

蘇軾詩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不如金山
清風片帆耳

又詩半夜潮來風又便臥吹簫管到揚州

山雖懸江實近而易于渡興至可適登高
眺則心神怡曠何事求丹丘于海上也

蘇轍詩竭來長江上孤高三千尺僧居厭山小
四面貼蒼石

僧居憑江倚石開牖則江光溢座引潮則閣
氣清虛

又詩鐘聲鏗鏗答山谷鳥力薄墮中流惟有
胡石上宿誰知江海多行舟

此詩雖詭金山之實相而行舟不畏其孤絕
浩蕩以寓行險僥倖者多也

王安石詩俛視大江奔茫茫與天下

登吞海亭俯瞰江流浩浩勢與天而同流令
人有身世浮鷗之想

又詩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雪崩騰

山月之金被松破之江風之雪遇水成之則

見松金生喜見雪浪生恐殊不知月白風清
自若也能不以所見爲憂放則心光常靜道
風常清矣

蘇舜欽詩陰壑瀟風雲陽崖產金碧

入裴公洞則山氣陰森俯江天閣則波光激
灑此句得之矣

又詩扣欄見鼉鼉悠然意自得

予聞觀瀾堂崖下有老鼉窟之時有一僧與
鼉狎每扣木魚呼之則起遊客以肉投之輒

啖而洋洋復逝後僧去而龜被鐵釘誤中之
今則無矣

范仲淹詩山分江色破潮帶海聲來

意工而句壯登此山詠此詩亦可以輟矣

梅聖俞詩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

無地接則兩岬縣絕可知與波分則獨峙江
心可知雖辭氣平行而實工矣

又詩老僧忘歲月坐石看江雲

坐石看雲至忘職明則此僧庶得無生之妙

不知金山近亦有此袖否也

王岐公詩大風吹江晝翻雪驚濤捲浪晴轟雷
此此句言江中風浪之勢有如此容云長風日
日掀洪濤拳石年年聳孤翠

郭祥正詩鳥飛不盡莫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
此亦江天之妙句也遊覽之情豈無欣戚之
殊

黃庭堅詩笑看郭璞墳前水激石淘沙幾日休
郭璞刑于姑孰人謂其能精于堪輿故指水

中之石實非也客云景純未必眠江底遊客
空勞指石頭

曾鞏詩壺觴對京口笑語落揚州

嘗三醉妙高臺乃知此詩之妙

沈括詩蘆管玉簫齊送夜一聲飛斷月如烟
予云潮帶漁舟歸浦漱夜吹銅笛下金焦

蘇紳詩僧依玉鑑光中住人在金鰲背上行

金山有玉鑑堂佛印之室山在江水鏡波之
中故名若金鰲者此乃取其實相改山爲鰲

客從真州下江中道遙望金山儼一巨鰲昂
首渡江而北是以名之非關鰲戴三山也
楊蟠詩天遠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

唐宋時金山雖居江中而玉山尚聳橫蒜山
亦高大連絡之勢與北固山未覺甚遠今二
山俱頽矣且瓜渚未成市鎮潮直過揚子橋
以抵江都今已城截南徐之水豈能復見燈
火此詩是詠唐宋中景槩非今日也

王平甫詩雲隨草樹縈羣岫江浸樓臺點萬燈

當時山有二塔夜燈粲然人遙望之誠若萬
炬今山近建一塔誰其燈之且聞近塔有微
商施銅鈴每鈴連螭首重廿餘斤今惟一
鈴矣

黃庭堅詩楚雲斷處山浮玉吳月生時地湧金
客云雲連吳楚山形斷月滿樓臺水色分山
危素詩持呪降龍秋雨歇焚香迎客晚潮初
彼當秋雨後晚潮初登山入寓僧房故吟之
不可泥于降龍舊事

薩都刺詩落日地中去長江天際流

彌勒臺在中冷泉北登之西眺則江浩無涯
惟見滾滾自天際而下至郭璞墓勢益旋洄
舟行多畏之則不能不使心胸曠蕩形神蹇
逸也

又詩鶻冷山腰月龍噓海角雲

鶻多巢于東崖懸樹之上月出則飛揚不定
至五六月天陰晴變幻咫尺異觀龍多白雲
中垂蜒人多見之間至鱗甲不隱惟首藏密

雲不甚辨也此實近江海故與他處不同

又詩客去客來天地老潮生潮落古今愁

此詩見人世之促忽而乾坤之悠長以道眼觀之揔在大化之中何有促忽悠長之異哉又詩剪燭題詩雲氣裏不知身已在龍宮

予嘗雨夜同客論文于江天閣有云虛閣夜添紅燭短空江雨氣白雲深

趙孟頫詩于帆過盡暮天碧惟見白雲時往來松雪生平得意句亦金山實景也

虞集詩吟苦不知身入畫更添泊鳥破烟昏

妙景如畫

玉世貞詩千帆風色使人愁又云山形自拱秋
雲壯海日遙將曙色寒又云滄海潮吞丹鷲法
大江天捲白龍來又云雲低鴈鷺行時斷日落
龍龕臥轉驕又云極望千峯爭日出中懸
擘雲孤

此奔州詠金山警句別所詠詩悉能馳驟李

注杜

汪道昆詩斗牛夾岼懸河鼓龍象乘潮迸雪峯
上言山當形勢下言寺坐大江句自工而意
遠然亦奇掘河鼓星在天潢之中斗牛二星
夾潢而立况牛女屬吳分野雪峯是佛修道
處

唐順之詩僧定潮來去月明江淺深又去川光
孤斷石井胤割寒江

前詩聯以見禪心之不動月色之無私後詩
聯句警而聲韻清峭如藤琬唐也

丘濬詩吳樹風吹斷淮山水蕩迴

江之南屬吳江之北屬淮楚今皆隸于秣陵
故詩句合而言之風可斷樹而山獨不接
柱中流信然也

陳銳詩鳥從天外沒僧向渡頭歸

僧居此山不解自逸日營營于城市若不獲
已者能不爲鴻臚之所誚者鮮矣予云片石
難留羈世客野鷗應笑過江僧

李夢陽詩三首中警句屢學樓臺結龍專瀆洞

游光涵天上下影變地沉浮一身銀漢上四顧
鏡波開魚龍狎不浪草木潤長春吳楚地形伏
江淮秋氣來

崆峒不獨辭章足冠我朝而人品孤潔無媿
古人矣

陸深詩潮聲生絕壁江影落孤雲

靜夜江聲若自山頭而下曉烟未散凝雲低
度則江之流影若與烟雲相掩映乃見此句
之工

沈周詩過江如隔世入寺不知山又云頭白妙
高方縱日落霞孤鷺晚猶貪

前詩二句深得過江入寺之趣後詩二句乃
知此老晚年纔獲過金山則落霞孤鷺不獨
此老貪之是人皆能愛也

李開芳詩鳥背看雲度鐘聲帶月殘

暮雲低度曉月半殘金山晨夕聞見如此亦
清越矣

皇甫昉詩莫潮風外落寒樹雨中深

百泉吟詠深挹六朝獨此聯使入中唐誰其
辨之

陳經邦詩江聲搖草樹海氣隱樓臺

深得前人之意趣冥合浮玉之見聞

袁宏道詩穿藤逢石怒倚險嗅波鯉

京口當羣江之匯誠魚龍之藪但水勢浩渺
奔流無停春暮岷水渾濁夏季則清徹與山
井無異誠宜淪茗詎有波鯉也

李言恭詩遠水接天盡高潮到檻平

前人有遠水兼天淨此詩措洽

楊一清詩風高鵬嶺驚秋草江轉龍門到海遲
此詩在今時金山詩中亦卓然而不遜者
李東陽詩潮聲夜落江心寺

昔人有楓落吳江冷六句遂名譽乎當時此
句足以當之

唐寅詩憑君指點分吳楚滿眼風波自古冷六
伯虎此句清淡而有餘味

李攀龍詩雲光忽落鼉鼉窟雨色飛來鸞鷲峯

雄渾

沈奎詩帆歸極浦和烟沒鷗伴閒雲逐浪浮

景屬金山所常見而意寓人世之馳逐雲之閒適于言外

張翥詩閣影靜依波面石磬聲清落海門烟句清遠亦金山之佳致

虞謙詩塵埃不向山中住日月常從海上來
順口道出若無思而自工

吳國倫詩江合萬流奔赴海嶼鏞一柱上撐天

予云江流自古天難盡石峙何年水不知

屠隆詩山當京口捎雲過寺倚江心截浪迴又
云天地蒼茫孤寺出東南咫尺大江分又云海
色遙連三島樹風塵不到六朝僧

赤水詞擅藝林及詠金山則碍于前人而未
能獨出一意風塵不到六朝僧當雄視諸作
劉應秋詩萬頃潮聲連海動千尋塔影落江寒
首句使置于錢塘詩中益雄矣

李祝詩風過星河搖薜荔雨餘宮殿削芙蓉又

云山孤向背承飛瀑寺古朝昏咽落鐘

清勁可喜瀑字不若浪字

李承助詩千秋月浸龍宮冷一夕潮平鷗渚寬
題詠屬遊人多處最難下筆非句相犯則意
亦相同昔有一僧謁豫章守守問可遊滕王
閣否僧曰遊矣復問見幾詠可僧曰俱無當
意者守曰能當之乎僧詠曰洪都太白方積
翠倚穹蒼千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至今板
于閣頭

顧璘詩天晴秋見海山潤午生雲

山情水貌自是深遠不動聲色溢于目前

殷實詩月來江倒景風定水無聲

予云天淨江空月潮歸石破雲

傳慧詩天晴沙氣白夜靜海雲黃

予云雲低連水白日落半山黃

孔彥光詩月分江練白濤涌嶼螺青鷗散鷺鳴

蒼龍來欲聽經

客云鶴窺齋罷階前集龍聽經完水上歸

鄔佐卿詩四面天皆水于山樹盡雲

予云乾坤不盡江如織今古常浮石似雲
孔承寵詩今古疑浮玉孤高似落星月來連海
白潮滿接天青

客云夜色虛無江瞰月曉聲浮動石吞潮
何遷詩日莫鐘聲何處落山光海氣滿扁舟
比夜半鐘聲句大過之

顧璘贈僧詩相見了無言空庭踏秋月
止可贈了元一輩

屠隆詩山僧無一事洗鉢挂藤花

客云月下跌江石松陰滿衲衣

馬一龍詩江心無地胤佛面有風波

佛面有風波句能出人意意外可賞也然自驚
清瘦佛身變化來

陸沈龍詩倒竈臨洞白膠藥塗松間

說此亦偶以所值言之示謂倒竈膠藥則及物
養生皆幽人事也

王季勳詩為臥波心樹有移渡白船

至四時所見而寓意亦有在也身能安臥僧
却營營

張萱詩憑高最蕭瑟風雨隔江來

風雨隔江來形容山之孤峙最切

金山造浮玉瘳集句

碑廊北至王廟南至無梁殿

頤濟

樹影中流見潮湧千帆瓜步青鍾聲雨岍聞雲
連萬樹揚州白人間道路江南北地上風波世
古今茲維金山草木潤長春山孤向背承飛瀑
魚龍狎不浪寺古朝昏咽暮鍾濤色掛虛簷
吳綠水浮天濶樹光穿落日六代青山隔岍多
石髮長新堤江邊見月潮初白地衣封斷碣海
江臨風日轉黃玉簫飛月斷如烟流水與天
俱海厓有碑廊扣闌見菴巖揚首意前得獨吟

幽鳥下中流真見不羈天長笑亂峯橫滿地莫
論無坐處墻低樹少多容月后瘦花怪宴得春
月出隱高峯雲光忽落蛟龍窟潮來捲大殿雨
色橫飛鷺鷥峯笑語落揚州清風偶與山阿曲
壺觴對京口明月聊隨屋角方春來江色鮮雨
過水雲碧漁燈鷺鳥下中懸一柱擘雲孤墻影
隔江生苔望千峯爭日出波濤隨彩筆碧潭龍
去水生苔風雨泣江萍滄海月明珠有淚海門
烟樹潮歸後江面山樓月照時影變地浮沉客

去客來天地老光涵天下下潮生潮落古今愁
海氣隱樓臺斗牛夾岫懸河鼓江聲搖草樹龍
象乘潮迸雪峯杳杳歸舟送梵音紛紛落月搖
空影亂石維舟住細雨鍾聲帶古今西風倚檻
啞夕陽鴉背分吳楚日落山氣紫開門江霧黃
玉洞未歸雲渺渺渚烟遠去鳥金波空映月依
依沙柳繫迴舫賈客貪風力雨過千帆亂佛燈
江妃鼓浪花風回兩岫聞人語海色遙吞碣石
高月華倒浸寒潭靜川光孤斷石山中無地著

塵埃井脈割寒江水底有天行日月鴉宿腥林
徑日落鼉鼉臥轉驕龍歸損塔輪雲低鴈鶩行
時斷海色遙連三島樹風塵不到六朝僧淮山
水蕩迴塔擎燈影凌雲渺吳樹風吹斷船載鍾
聲出浪堆潮滿接天青草薄晚山猶露石月來
連海白雪消春渡欲生波鷗鷺宿樓臺潮聲夜
落金山寺蛟龍避鐘磬雲氣朝浮海上峯歸渡
客舟多天遠樓臺橫北固傍崖漁鼓亂夜深燈
火見揚州老蛟一夜獻瓊瑤觀席寒風不成夢

僧定潮來去十年清夢是重來月明江淺深暮
里奔流須著此山分江色破古樹撐雲信有年
潮帶海聲來斷鰲閣水疑無地弄月疑金見數
點殘燈山寺秋凌風怕錫飛一聲磬徹江天曉
帆影春霞沒日月常從海上來漁歌夕浦生風
雲時向山頭出試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
山多帆飛鴈影連龍歸下界眠滄海劍掛蛟腥
起月過中流倒玉環清磬隔潮聞天迴江漢舊
孤柱夕陽依舫盡地缺東南著此亭插影浮雲

間山月入松金破碎盤根大江底海風吹水雪
崩騰沙靜渚鷗眠僧依玉鑑光中住風依江燕
舞人踏金鰲背上行陰壑滿風雲鳥飛不盡暮
天碧陽崖產金紫漁歌忽斷蘆花風焚香迎客
晚潮初持呪降龍秋雨歇落日地中去九霄星
斗摘來多長江天際來大壑雲濤行處合吟苦
不知身入畫更添白鳥破朝昏寒樹雨中深采
川遠帶征帆影暮潮風外落遙漢哀傳候鴈聲
高閣切星辰層雲錫響空玉壘新秋照生婆落

月明珠帝女遊風鈴語半天滄海潮吞丹鷲去
水氣蒸初地大江天捲白雲來日落半山黃入
從渡口窺巢鶴雲低遠水白僧在窻中數落鴉
俯視月水并坐恐星斗溼晨望愛明滅雲開天
鏡倒樓臺夕遊鷺蕩摩界入冰壺寬日月隋柳
分堤綠荒亭猶勒宋皇詩歸雲夾浪輕古碣尚
留蕭帝吼駐錫逢山色江浸樓臺點佛燈停盃
見浪痕雲隨草樹紫羣岫過槽妨僧定曉磬昏
鍾佛屋深鷺濤渡佛身雨蓬烟棹征帆遠鴿栖

秋殿冷盡日如聞驟雨來龍伏夜潭深無風但
覺鶯濤沸鰲翻三島出落日海門何處舟鷺駕
一峯來疎烟水國前朝寺一身銀漢上鴻鴈來
時月印沙四望鏡波開風濤險處龍藏鉢遠水
接天淨雲掩丹光遠更重高潮到檻平濤翻雪
色寒猶落剪燭題詩雲氣裡不知身已在龍宮
霜高木葉秋晴龜戲水綠千染垂藤鷺鳥逐健
鷁粘天青欲無沙禽下榻行千尋月浸龍宮冷
海鶴聽經至一夕潮平鷺潛寬最愛簷前景絕

奇江心曉然郭公墓鮫人分夜火荻月漁燈照
斷魂龍女給晨餐秋風野寺供僧飯天地石色
老墓前無地拜兒孫東南江勢開山下有田埋
壽鼎漂石龍涎春霧浪交沙鳥跡晚潮餘佛面
有風波前朝人往寺碑在江心無地脈今夜月
明遊客稀漁火落寒星巖肖蠅房苔半合烟波
浮夜月江圍龍窟水長腥埕影落江寒鳥飛青
嶂衝烟去潮聲連海動濤捲蒼雲抱月來更深
明正中山影杳無像載並春栽樹江上青山掛

驛樓拋生目，飮爲風前。雲柳隨騰，檻樹未有春。
蕙挑花臨水，爭江紅江山如故人。草色閉關深。
徑碧風搖，供佛火難石常磨。細浪圓雲溼定僧。
衣塢鈴自觸，微風語霜飛。臨浦鴈月照渡江僧。
老樹槽昏鴉千尋石塔爲高髻，帆影上屋角。
帶青山是黛螺，白日走風湍。寒鳥自啼山色裡。
黃金浮夜氣，老僧常住水聲中。帆影失飛航，風
高鶴嶺驚秋早。勢容迷遠樹，江轉龍門到海邊。
雨纖半江烟，風凋橫野柳。天遠孤城壯，吳淞水。

時地湧金潮平怪石層楚雲斷處山浮玉長江
百折出城由舍衛渡恒河海闕五城圍世借迷
津登彼岼願將第一中泠水捧祝吾

皇萬壽杯

觀音洞密嚴堂記

蓋聞密爲因嚴爲果因果一是爲密嚴亦曰神咒一江精持咒病目再明辛亥月夜過之執其手曰萬壑千巖裏相逢此一江竊慨今之講師從口說入患不密以媒狎終患不嚴密與嚴一江有之自予游京口北面事者首治淨次一江今別去十六年二公精挺色振與江山竝聳詩不云乎客去客來天地老潮生潮落古今愁有如置二公於波浪間可使天地不老今古不愁

右爲一江老僧書於江中

紀遊

嘗讀太史公書始知蓬萊方丈瀛洲爲三山始
皇好奇衷徐福語遂舉求仙問藥事心快之吾
吳金焦北固名襲而實啞欲爲山靈拭于及登
金之妙高臺焦之吸江亭北固之三山樓青冥
落地龍江無色不知行舟熱世界失在何處迅
兎爲兩金烏作雙低回於明鏡中若遠若近而
琳宮紫刹飛廊舞磴爲之色矜鳴呼所謂蓬萊
訪丈瀛洲名掛圖籍而試以此律其實無疎也

卽反居水下之說特福之愚始皇耳然古今遊
三山者咸便帆過舫稍稍載筆延討輒以傲人
是以皮相山靈貽辱非淺愚謂遊三山必未遊
數年前聞風結想幾深夢寐及遊則裹歲糧携
同心一二奇書數種嗒然居之雞五喔後急齋
策孤往據絕頂最高處細觀雲之往來湊合度
承入林含岷吐谷或白衣或蒼狗或橋梁或車
蓋姿狀萬出應接不暇日始升則迴視日所曠
處隱躍勝顯遠近濃淡之奇畢在林巒相錯時

及返照靜看落鴉帆影出沒長江之致不全在
丹金五色爲奇也大雨後短衣狼狽趨亂壑重
泉間觀水勢不能直行躍舞飛鳴與山爭奇于
一號之內春時花未發先課數詩商擬開時景
色及爛熳離花數百武擇危樓杰構置酒凭闌
與客指點霞封綺錯之奇秋則山水本色譬猶
病客乍痊動定閒靜又如醉士臥起七碗茶後
池奇石露奇怪木呈怪江邊形澄以遠泉之響
悠以調真堪歌李青蓮絕句數首消之此蓋主

山之勝場古今遊之所不及也起視蓬萊方丈
瀛洲失覈負名不可大愧耶

化鷄國記

鷄國
之
作
化
鷄
國
詩

國時大江心鷄鷲不當蛟龍族屬或曰建於禹
鑿之年或曰非也所由來舊矣帝遣五丁不能
去羽族至者如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金焦
其鄰國也海若怒鯨波立國君慧而黠率子孫
臣庶遷浮玉山大樹之顛水母無眼全仗取行
暇止浪息復返其國世尊大悲令天龍神鬼說
法去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塵勞是魚鼈
國號曰北鷲頒朝典歲再朝西天諸尊者有楸

曰鳥道然後令諸尊菩薩說法云萬境無生滅
如水常通流卽名爲彼岸然後世尊自說法云
自性迷卽是衆生自性覺卽是佛爾時羽毛鱗
介皆現色身古佛聞之渡江而至曰折葦汀世
尊偕諸菩薩諸天龍神鬼瞻願而退曰送鳥塘
風來潮咽如聞欬笑曰鱗笑屏夜靜江空啄殘
寒月曰啄月磯有時倦羽浴罷對影自戢曰梳
羽巖與魚鳥狎處任公子罷釣曰夢源墩國以
夫治世尊倒用魔軍一切諸魔爲王侍者多子

塔前靈山會上世世長有化鷲國不凌遲衰微
矣千載以前有郭生者自言吾當老其中生死
人因墓之予亦不之訝夫貞魂淑魄騎長鯨而
至者何必郭生何必不郭生采采江蘋於以薦
之一石點頭若生領予者曰采蘋處其旁有捫
蘿棧懶迹滿沙邃矚得井人影在焉因歌少陵
眼花落井水底眠句曰眠影湫逾武境益闕舉
手高寒劃然長嘯吾欲架天作長橋曰架天橋
十日之內凡再遊焉江妃進膳以魚頭供國玉

皈依佛後復令啣書至予與沈子朗倩偕往則
以伊蒲供館于舞蛟洞作度世經二卷續水陸
儀文一卷得詩如千首若舞蛟洞諸勝則朗倩
之記在